斯亦安矣大堯舜之爲治豈容心於聞哉亦曾爲應而已曰都曰俞安有二道一難而一易者正亦不得而不然爾且皐陶之所謂難之者非不之知也堯自不易之爾伊尹嘗言昔者堯見人而知之舜任之而後知禹則成功而舉之三聖之舉異道而皆成功是則天下之知人莫堯若也今而曰不知人則何以得之於舜乎惟堯能不自信而舜能不自任不自信故謀之人而參之已不以大臣之言而必從不自任故明之心而合之外不以獨照之精而遂聞使疑其下易以得人而亦何以爲治邪雖然虞氏之時用人

錄已四族去而二八升陶唐之代及襲備至然四凶在廷則弗知去十六俊在野則弗知舉也是何邪說者曰史克之言是堯之不能爾噫亦厚誣矣夫所貴乎堯者以能允釐於百工也今也又抑元凱則克明俊德爲虛言長茂四凶則百姓昭明爲妄語矣聖人豈徒言邪蓋吕侯之去也宣公不能而行父能之彼史克者恐宣公之以不能去爲恥而行父以擅去之爲專故借是以爲釋爾乃若堯舜之爲固皆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抑再質之十六俊之舉非一載也固有堯舉之者矣四凶之去亦非一載也固有堯去

之者矣惟堯之時黎民變矣故十六侯不盡舉不足以損其猷萬國和矣故四凶不盡去不足以病其治不足損其猷是故知而不舉將以訓後世之審官也不足病其治是故知而不去將以訓後世之御姦也而穿也起徵出側以立人極苟不盡明於鯀陟則不足以變天下之耳目是故納于百揆則八元八凱不得而不舉賓于四門則流放竄殛不得而不行是故昔不舉而今舉者將以訓後世之用人昔不去而今去抑將以訓後世之屏姦也是固不得而不然者雖然凶去後舉朝廷清明而天下以治萬物以安此其宜也後不舉凶不去五百維操而天下亦治萬物亦安又何邪或曰禹之征苗受命於舜則舜之去凶亦受命於堯也堯將禪舜恐天下之未安也故留四凶以遺之去存十六後以貽之舉俾其去取於一旦之凶而服於天下之心是一說也夫如是則堯固已有心爲之矣三聖之授受顧豈後世姦憸相濟者若邪舜之所以信於天下之人者亦豈俟於今日去凶而舉俊邪天下固已信之於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時矣豈猶是邪大抵堯之圖任一昔始謀於下故其所舉不得俱當而其所任有不得而不雖舜居山

澤之中退藏於密天下之材否平日已茂聞而熟詳之矣及一朝而達之天下則材者爲我用不材者自我去事至而應物來而名以故不下凡席而得其情又奚俟於反覆難疑而後用哉況其所用擾邦之倫皆出申命故或命策有大得於難疑而後可也嗚呼人其果難知邪其人亮也惟亮而後與之合也然邪惟然而後與之合也非必不合也人君惟去其如然者而就其若者則豪傑不知亮與然也固嘗言之知人納諫君人之第一載也納諫者非有其患也特患乎人不我諫耳納之與否惟君人之爲之至於知

人天下之至難者君能知人萬事畢矣堯舜之所以治繇此道也後世而有作者其能以外此乎

論治水先後

天下之事未始有人之不可爲者也得其理則無不易達其理則無不難方鴻水之爲患也堯求有以治之者可謂孜孜然以鯀則不治以禹則治之何哉得其理不得其理而已矣夫水之居於天地之間也猶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一身之間血氣之流無餘欠也方水未又豈有餘乎壅之矣其道而特行於地上爾及其既又非其欠也導之得其理而遂行於

地中也孟子曰智君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禹之治之豈任智鑿於閒哉亦不犯焉而已矣方行地上伯禹治之必有所從始矣浩浩瀚瀚川原為一吾不知番番之功何從而施哉後世之人見其功之無涯而不獲其迹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以為神聖之事非人力之所能致遂引而歸之不可窮詰之域而惟誕之說行矣為老子者至謂道有所謂金冊之靈得而餌之則可以知萬物之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嘗得之未始不真以為策雷電而役鬼物也不惟學者疑之始吾於此蓋亦嘗疑之

矣於是盡取凡禹貢之傳而讀之則無不以為禹之施功自下而之上始之於冀次之兗青徐而終于雍土最高故治最後其說也蓋以禹貢之所叙九州之次言之未嘗不笑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既已衰且懷之則下者淹没而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萬萬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流始顧禹亦豈能倒行而逆施哉子乃屏衆傳攝伯禹之書而復之目營手畫於九州之次而不得其說則復稽之九川之次以求之又不得其說也於是退而求之道士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然後信予之

所謂始上流者剛不疑矣夫九州之別不在於水工方興之時而奔車之工必先於水害尤急之處蓋別州者不緣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于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後患事不容矣子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禹曰予隨山而刊木夫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道哉曰道山者道求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江

亦自北而南也道漾及岷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孰曰先後之乎而不可見乎濬畎澮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諸海先下乎哉抑又求之尧水之害盛者莫過於河濟而短者極於渭洛河之害在於冀兖雍而濟之害在于兖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治其源洛止於豫渭止於雍是故渭洛則附于河而不待致力蓋河一治而渭洛自從也且九州之地固非皆若鴻也有其者矣淮次于漢漢次于江江次于濟此小大之別

也淮之所被者徐而江漢之所被者梁荆揚豫河之害則冀重而雍輕濟之害則徐輕而青重至於江漢則荆揚爲尤督也今治冀而首於雍則治青者必先于徐而治揚荆者先于梁也必矣所謂水之道也夫惟自上而之下故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兖青徐則無山事不經也若夫九州之次則特沉鴻既平之後分別疆界畧其餘没作其平陸平土定賦之叙蔚以攸自北而東之轉乎南然後折乎西以復于王所而九川之叙則又貢賦已定而銓次功績之輕重短長先後易之次爲以治先河漢次江濟而末後於渭洛

若夫涇則小而附于渭黑弱則又遐荒而尤大其功尤難故冠之河首俱非治水之先後也是則禹貢之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川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是故次道山於九州之後而綴九川于導山之尾斯可見矣綸復索之水之功始於河而訖於河首於雍而終於雍徐兖梁荆往來經畧皆非止乎一至今而曰雍土最高而治最後豈理也哉嗟乎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爲稽也因苗而爲教鯀之治水惟知以土勝水而不能從其就下之性於是堙其泄以

逆犯之而激其怒故一行汨於下而五俱發上帝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至于殛死禹乃嗣興從而導之九
疇乃錫九疇者出于理之自然而非人力私智之所
致者也是故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則伯禹治之豈
任智鑿於間哉且不犯焉而已矣嗚呼繇禹而來惟
商都河北時或墊圮然而遇圮輒遷故訖無大害春
秋之際山崩地震變故畢備然而獨茂河患則禹之
功施于人者亦大矣後世之水患固無以加於伯禹
者而一河之患訖未見其可治何邪亦舍順効逆而
已崇其防而廬其沙此何異歟夫又安知縣禹之所
以爲功哉盤利之臣何至殘民而與水爭尺寸以盛
洪流之鬼歟予論治水之缺恰禹之功傷乎世之用
鑒而不足以知禹也故重歎之

煬帝水戲

隋煬帝蒙毳輕妍不脩政事荒于嬉戲大業間勅學
士杜寶常脩水飾圖經一十五卷新成以上已會群
臣于曲水縱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進於伏羲
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大魚銜籙出翠嬀之
水以授黃帝黃帝藉于玄扈鳳鳥降於洛上册甲靈
龜銜書出洛以授名頡若斑舜等坐舟浮河鳳皇負

圖赤龍載錄出河授堯龍馬銜中赤文出河授舜堯
舜觀于河渚值五老人來告帝期堯見四子汾水之
陽舜閱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出河授舜舜與
百工相和而歌魚躍于水白面魚身長人奉圖而出
授禹舜而入河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源禹從之治
禹繫龍門疏九河瀹江而黃龍負舟玄夷倉水使者
於是以山海經來既又遇兩神女神泉之上帝乙觀
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帶以赤文周公輔成王舉行
舜禮榮光暴河其旁有鳥凡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舡貯之
迭進爲樂嗟乎名教之內其樂固自多矣何至於以

聖賢爲戲不忘何待

貢法非不善

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爲不善哉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
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
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
畝而取其十畝矣貢者獻也助者藉也至於徹則徹
之而已先王之制名斯可見矣貢何爲不善哉昔者
先王制民之產豈固欲爲之數邪不得已焉爾五十
而貢此伯禹之與民約者非可加也蓋有損而已今

而曰校數歲以爲常豈先王之意哉原禹之法亦曷嘗不本之時邪顧後之人不達其宜而易之以削是故有不會烏可以是而議禹之法乎今也覩戰國貢法之弊而以病禹此何理邪樂歲多取不爲虐豈君子之言哉夏忝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知夏民雖曰定貢蓋亦輔之以補助之政矣何特於周爲亦助哉黃帝之時入家爲井故十利得一爲公田公田之有助亦已久矣何特夏之爲亦助邪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什一者仁義之政而三代之中行也多乎此則重之於是禹而入于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輕之乎是禹而入於貊無以養乎上而不義皆非三代之中行也惟貢則有末世不會之弊而禹不能通變於未弊之前助雖有久遠可行之會而周不能專思於已行之後然則周兼貢助而以徹法取之亦時更而事異爾說者故謂周畿內用貢稅天而無公田視年之上下以爲法畿外用助制公田而不稅夫因民之餘力以治野詩云雨我公田而周禮遂人匝耦里宰歲時合耦于耡旅師聚野之耡粟故耡爲助惟助爲有公田此則周之用助也令地貢以司徒均地貢

以土均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用貢也惟其稅畝而用賦則助之察已久矣此孟子所以特援詩以明助而不及貢誠知當時之貢不善而欲滕效之爲助也夫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畿外之邦亦自內外異矣雖然皆什一也九一者自井言而什一者自籍言也自康成匠人之釋謂通率什一爲正而諸達之徒乃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十而貢一是則助之所取者重而貢之所取輕矣豈孟子意哉雖然夏商周之授田一矣而其數不同者則伯禹之時沉菑未遂九

州之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久者人功未足以盡地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畝而授公歷商周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則其法之略于夏而備於周可知矣皇氏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民尤稀故百能民則謂夏之政寬故一夫之地稅其半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貢公彥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攗地之法爲言謂夏之貢攗一易之地家三百畝甸百畝而荒百畝則三

百畝而稅百畝是五十而貢也商之助法據六遂上地甸百畝者粟五十故百五十畝而稅一百畝是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之地百畝而盡稅之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方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夫又豈之三易之地周室盡有而六遂之地與司徒之法已不同歟夫不易之地家百畝則遂人之上地田百畝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則遂人之中地田百畝菜百畝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遂人之下地田百畝而菜倍也是何周地益治乃多下地

加夏商之世反無也邪況乃遂人上地加菜五十則既異於其說又覆無據則更以爲司徒主鄙言而遂人主野而言徒亦不知六遂加菜司徒三易高下之法豈得以是論之三代之貢助歟夏據一易固有上地商據上地豈無一易之田哉且既曰皆什一而載師之征復而一十而一若二十而三與十二不同者載師之法征也特征於有地之主而非取於井牧之民也嗟夫閭師司稼此貢也非助也以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出斂法則歲以爲常豈夏后之法哉孟子之言蓋以救戰國一時暴取之弊爾今夫九州之貢

賦既有無歲之常矣若乏時或儉境驗乃復有錯出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故惟其後世不善用之知取必於無歲之常而無雜出乏等之時者此其所以爲弊而不全歟惟昔

太宗皇帝既平河東制和糴之法是時米斗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厥後物貴而糴不改遂爲河東世大患和糴之法不善則不可禹之貢法謂後世不善則可謂禹之法不善則不可今也漸於戰國之際而以之議禹之法是乃目孰無盬曰頭窒曰之

狀而議南威西子非必天下之正色者也吾故曰彼哉龍子之言吾也貢何爲而不善哉

辨塗山伯益

古往之事學士之言十夫而九伯禹娶塗山而立記于巴渝又起祠于陸渾會于塗山而建碣於鍾離復指表於巴渝益先禹死而避啓于箕陰謂箕陳之陸乃三塗山故盟會圖云塗山在亳州非塗山固誤矣蘇鶚演義辨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豪州皆置禹廟四若文字音義所云會山右回禹娶之地然以宜之當塗爲是益課矣夫巴東縣塗山亦以其近江禹生之地尤非辨紀注　夫禹年二十而事舜舜命繼鯀治水蓋八載而後鴻水平鴻水平然後作其九州故夏書

云作十有三載乃同九州之同逾壯益數年矣方其
作州也實始冀兗冀兗治然後作青作徐揚之下故四日而
娶于塗山以年計之正當急作徐揚之下故四日而
承作趨事則娶在晝春之塗明矣（齊受禪時禹後十餘歲又二十餘年而娶于塗山夫禹之仕不在於舜勝之初亦不接於縣鯀之日其去殛縣也遠矣十歲非能治水之時也額達更謂舜攝之年九州始畢尤謬安詳紀申）昔昊伐越隨會稽得專車之骨使而聞諸孔子孔子以爲防風氏之骨禹致群神於會稽所戮者會稽棟山也一曰塗山即防山也故傳又云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守封禹之閒塗山之會最近而最後至此帝之所以誅之

則會之塗爲會稽之塗明矣（地名改古多最爲頻亂今宜別考陵之東南有故當塗城又禹墟記昔以當塗山之同應氏以爲禹娶塗山矣因按今當塗乃太康二年之于胡縣成帝當以江北之當塗流人在于湖者僑立當塗縣屬淮南晉州郡志云懷陵之孔聚亭邑之名並隨渡江徙南土金陵建大業表冠九州邑之名並隨渡江徙九地當塗棟江南自東晉始也封禹二山皆在湖州武康）堯之諸臣惟彭錢皐陶伯益爲最壽皐陶年百有六而伯益逾二百然計其年亦皆前禹死矣爲有所謂避啓者乎（皐陶當高辛氏之末事唐歷虞又禹受禪從而遜之則年百六七十矣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如年二百六十始及禹之受禪且攻於昔何嘗有遜益七年之事惟皐陶見禹受命之初亦不及禹之沒故其序曰謨明弼諧言其建謀則明爲輔則允見其德之止於輔佐而禹之不終遜之也此孟子之失）凡此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類書豈之則不勝書辯之則有不足辯者聊引其彙觸而長之可以三隅反矣

小弁序

小弁之詩刺幽王者按其序則太子之傳作焉然稽孟子乃以爲人子之怨夫既以爲人子之有怨則是詩不得爲太子之傳作而詩序不出乎孟子之前矣孟子之言或且妄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至怨怨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傳作之則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爲怨乎惟怨之生猶經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爲滂濞之經矣故必有以抒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惟其非義不得其情此高子所以謂之小人也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爲人子之心有稽而作明矣使繇其傳其怨豈得爲愈疏乎且凱風亦非人爲之作也曰若是則詩序彼皆非歟曰不然小弁人子之爲詩也詩序聖人之所作也夫曰刺幽則其義已該矣而說者以爲子之怨父不可以訓是以託諸其傳而已雖然中山勝趙臺卿俱謂伯奇所作劉更生且以伯奇爲王國子正謂繼母

欲立其子伯封而諸之王王以信之豈其然乎方幽王之愛申后而愛伯服將逐其太子宜臼而殺之故太子作是詩而伯奇何稱焉伯奇尹吉之子也吉甫領詞妻之愬而伯奇黜固似之而非未足證也曹子建惡言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俗云吉甫悟而遊于田見伯奇爲烏伯勞因體其妻斯固弗信然韓詩亦以黍離爲伯封作則伯封之作黍離也民莫不哀我獨于羅嘗其傳之言哉蹴蹴周道鞠爲茂草豈伯奇之言哉

夏民戶口

戶口之登耗非必爲國盛衰然昔之覘國者必以民人衆寡爲貧富而論相者亦以近郊戶口爲優劣治亂之迹亦得見諸此也養民者君相之職也是故先王以天下爲一家省刑役薄賦歛所以懷保而存撫之者無不至視猶赤子惟恐其生之不蕃也成周之時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歲終登籍則王作而受之鄉官稽比較登其事尤悉故成王時生齒之息至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有七十三幽厲之亂黎民凋喪抵莊王十三年五千里外已非天子之御目公矣

達民止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有二十三而諸侯之國猶千二百（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干戈鬥洶民不聊生故其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民蓋以身而爲累矣已則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則復以家而爲累矣如此則累矣望乎人之番息也自時厥後戰國縱橫生民魚肉秦築長城四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伊闕之敗首斬二十四萬長平之戰死者亦四十萬餘如十萬數萬若五七萬莫可殫紀然如七國之戍猶五百有餘萬秦項殘暴誅殺無數漢初平城兵才說三十萬而人之以萬數者僅逾二百逮

孝文時六十年間休養生息煙火萬里不幸武帝窮奢黷武末年海內虛耗秦半所謂代天地司牧者固如是邪降魏訖周或離或合蓋不足比齊高置校籍官約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有八隨氏平陳有戶四百萬（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即後周數）大業二年乃至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煬帝承之遂溶東濟自營洛邑月沒丁二百萬導洛穿淮引沁通泳還築長城率逾百萬丁男不足充以婦女亡死太半倍之大業之季乃至十室九空身喪國滅（北史云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達于河自汶引河達于淮）唐氏承之正觀末年

戶猶不三百萬迨終天寶唐興百四十載而入戶僅
比十隋乾元三年戶三百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六
唐一百九十六州課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
十四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肅宗
即位戰戶籍稍亂一乱猿戶五年之間三又失其二
五百餘萬唐志無二千字
矣所以然者徒因以一楊太貴外一李林甫傾成難
敗易可傷也哉通典天寶十四年戶總八百九十一
萬五千七百九唐志開元二十八年
戶亦止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獨通鑑言
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口五
千二百二十八萬四百八十八二書皆見然仁宗
皇帝嘉祐二司所上亦載唐戶九百六十九萬九千
五十四通為有據乾元三年校天寶損戶五百八十
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
千七百二十三當是璿錄河朔強梁民戶不入耳
其半亦亡其半矣以此校之通典為實僅少七百

然唐志言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
四又少十萬則知歷代最數元非大約方永徽中天
下進戶多上問戶部高履行隋唐戶口奏大業八千
餘萬今戶三百餘萬及開元大增戶口逃散始用宇
文融檢括招携才得八十
餘萬自是州縣率加增
九十餘萬稍復生息
代宗之時戶部戶最三百
至元和初合方鎮戶
才百四十有四萬奈何憲宗弗之或恤動兵掊剝閭
閻越之俗乃至計產而育民迫綏饑往往相食嗚呼民
之生肅代德憲間可謂真不幸矣郭子儀請罷兵於
前獨孤及請息疲於後而聽者蔑或聞生齒之蕃全
繇橫斂李勃每為言而憲宗且不省方時氓民雖欲
求同草木自生死於天地間不可得也或曰有盛

必衰有成必毀此天地之數也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隨高祖而煬帝繼之唐明皇而祿兒繼之盈極復虧固非人所能遏此胡寅所以謂博古者言自古人君養民至千萬戶則止謂三代不之見兩漢而下誠未有溢此者何獨不經而乃不知漢元始間戶至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十八末壽三年亦至一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口見長編六千八百十一家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八年宋實元之元戶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

一千一百一十萬宝訓一千一十萬四千二百九十慶曆二年乃至千三百三十萬七千六百有四十嘉祐二年千八十二萬五千五百八十見長編六年增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九十七口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家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八年乃至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十丁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熙寧十年至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呂祖謙歎元豐三年千三百九十萬見曾鞏太祖皇帝初年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二十八戶才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三百九萬五百有四治平章聖天禧間戶已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奏養之效若此建隆元年史部格取諸道見在管戶口增抵爲

州并時未改置在漢長吏以戶最課故州縣希旨攟逃瘦蔽多以客而爲主若爲增者故伏先忌記每帝之即位戶口衆攝之田大數以見滋減帝以後且不復校則固其大略者孝平以來并循繼起存者不十二三孝桓而後市卓迭作存者十一二矣民哉民哉不始於無生哉嘗竊蔽之唐虞伯禹升平者三百載而自湯至盤庚且二百年保民之主世出固非後世無事淺促者比戶籍于時又豈千萬而已邪然稽之傳禹平水後口才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雖云兵代水土初平民未息墾山之會數者萬國不

埒侯伯曷有甫千口而可國者人民財用在天地之間亦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豈有餘不足哉以隨平陳不三年而戶之增者五百萬雖云時平滋息亦豈能若是遽此則文帝好爲吏事郡縣竭力按括所至雖能驟致富強而大業之亂已胚胎不可復故朝廷雖極富而郡縣以極貧兵籍至繁而民力已至困民之膏血今日已盡而明日之兵亦竭矣（魏太和間民苦戶調至更相隱冒三五十家而共一戶揚炎括隱戶調因四百萬而民以重困開元中宇文融檢括逃戶美用一歲之間至收八百萬卒而生民之力亦盡戶最何得而視爲實）若古先王與民爲生後世不能與之爲生則聽其自爲生亦已矣又從

朘苦之征科日來疾視掊欽苟不至資慼潰叛者不已此無以爲三者所以于是亦輕用其生於爭亡隕絕之餘疾視其上而無依依不忍之意如先王之季者豈惟民之罪哉昔簡子爲保鄣而尹鐸損戶數以寬民及韓魏亂而襄子獨免則前日之寬民者所以爲襄子一旦之歸也民何罪哉虞夏之民養之既至教之又忘而無札瘥兵革之禍父子祖孫貫十數世爲太平哉代天地之職者斯無媿矣故曰保民而王不能保臣民何爲保王哉

關龍逢 禁紂事多過實

凡事出於千百載之下不幸而不知其詳則宜疑以傳疑何至妄爲之說哉關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爾而爲說者必從而溢之其可信邪竊嘗求之逢之入諫也豈爲溢惡之言哉上下之交亦有間言者矣其在竹書始以爲諫瑤臺新序則以爲諫酒池然其爲諫一也及其死也韓子以爲傷其四肢而劉向則以爲拘之其事爲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爲烙炮烙孰爲信邪夫其說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若矣然

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遂曰觀君之冠危石而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墜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吾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遂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逮汲冢張華書則更以爲諫長夜之宮而焉之以必亡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以爲祆言遂殺之夫危石春冰言之不倫猶豈逢之語而炮烙之事效之書則紂之行不聞其爲桀也夫

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引鉤申索搖鐵流湯傾宮瑤室與夫瑣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丘鳴鬼哭山走石泣兩日並出以人食獸六月雨西山以百二十日爲夜等事紂爲如是而謂桀亦如是是豈其俱然哉外紀用此王充六韜牛飲則必虎食矣若池在中庭非長夜安車行酒晴非池矣騎行炙則非林矣咤陳酒池上考東京池樹阿林中恣人反食戲未其中飲亡傳述古死師瑣尔昔周公吾東救以紂用酒誥於秦始皇說此使秦引鉤神索倒拽九牛此但方尔阿諛於亡而爲至惡邪哉夫吞珠紿吏一事也韓子以爲伍員國事以爲張丑弓影致疾一事也風俗通

以爲杜宣晉史以爲樂廣之客抱甕出灌一事也莊子以爲漢陰丈人說苑以爲衛之五丈夫逆旅人勸就國太公也說苑則云鄭桓公賓且作孺孺康伯也別傳則云張無諱爲長者太史公謂渤海郡於宣帝時生以爲北海守於武帝化不孝子仇覽傳謂蒲亭長於陳元謝承書以爲陽遂亭長於華元挑土梗語戰國策謂蘇秦於李兌史記謂蘇代於喜皆君體寢石有能集錄其李廣之異獻壽藥有荊王與王漢武方朔帝欲殺之云云類說則云有語不死之藥於燕王人既死尚求其藥○田事參無筆獻鵠子齊中逸失之以空筐獻而君厚待之一以爲淳于髡於楚王以至匏說稱官此類尤頗如廣異記玄恠録俱有妻箏投果之言記言開元中有張李同李道李獻而歸仕至大理後詣張張饋之而李妻箏不敢言投以林檎至歸猶在録則謂王業伯謂業洛見其妻箏投以朱李逸史仙傳拾遺俱有箜侯爲婚之事史以爲爲婚本于二生拾遺以爲崔宇逸詩舉箜侯上書天際識歸舟二句同也而集異記章侍御華山遇老翁引見諸祖姑及阿婆等乃逸史楊越公六代孫事乃若爛柯流紅鵲女等事說各不一大

抵文人說士喜相倣撰以悅流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描前摸古甘隨人後而不自病其妄也（體柯事述異記閩云王質入信都石室山遇童子基東陽等記則云晉太康中歌異苑魔異記等則謂有入山者見二老棲浦拍鞭看之既鞭棚敲析○流紅事乃盧渥見雲溪女詩及本事詩及張子京記為于祐扎夢項言則以為于祐遇鬼實乎子京作宮嬪而為女嘯在荒情其以為祐王京南史乃王整之女衛敬瑜之妻也言）

梁紂者特類於此昔祖伊始謫于紂也惟曰淫戲自絕而已及武王數之新涉剖賢炙忠剔孕斯已甚矣而史傳復有臨鬼脯鄂之文六韜更出剔心等三十有七章烏故子顏曰紂之不道不如是之甚也（史記紂醢九侯脯鄂侯明堂位云脯鬼侯以享諸侯昌春秋亦謂殺梅伯醢之以祭鬼侯以礼諸侯於廟鬼侯者九侯也而淮南子以為醢九侯之文烹梅伯之語春秋繁露六十篇人間其臭剖孕婦見其化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則非殺鬼侯矣外紀云九侯入汝于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而并脯之蓋出世紀豈足盡信鄂一作邘非）台嘗言之揚舍奸過辭抑惡而過飾則入弗信抑惡而過飾則入弗戒夏桀之惡好貨便佞羲諫嬖嬉一事足以亡矣說者又何必過為之說而俾人之不戒哉汲冢古文冊書云桀飾傾宮起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淮尸二子乃云為象廊玉牀至謂其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植杜槁而鋪梁窓臺摧而掩覆群犬捽而入淵豕銜髮而席輿美人絜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屬於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1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閎而不歇飛鳥鷙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田無立苗路無莎嶺金積折廉璧藁無理豈非過甚之言乎老子云世之將衰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善事矣於天殺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大夫隱道而不言群臣推意而壞常邪人諂而險諛骨肉疎而不附田宅立苗路無綫步金積折廉璧藁無理豈非過甚之言乎韓奕詩傳更謂韓侯受命錫以車馬蹄噣龍旂金鉤織皮鞹鞃淺幭鞗革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此而演之」韓奕詩傳更謂韓侯受命錫以車馬蹄噣龍旂金鉤織皮鞹鞃淺幭鞗革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宜足望十里管子載言女樂三萬晨譟端門而聞于三衢衆言殺亂蓋曰不如是不足謂之桀爾徒使後世庸君僻主多爲不義聞諫則拒曰吾之罪未至於桀也豈不失諸故凡言桀紂之事者吾不敢書信也

伐桀升陑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湯之得天下也以仁而桀之失天下也以不仁以仁存心豈有利於間哉應天順人不得已焉爾孔子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大桀都安邑亳亳居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陑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來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於陑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此仁人之師也夫師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迂迴遠餉以出於陑蓋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

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嗟夫
伐人之國又有仁焉予於升陑見之矣而孔安國乃
以為升道自陑以出桀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
而襲人乎應天順人猶有懲德襲人不意而何以為
湯乎且既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道而欲期邪其不
然必也夫襲非用兵之道九伐之法無有也春秋之
書襲特以見君人而行盜賊之事爾齊之技擊不可
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人之銳
士秦人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
固不可以對湯武之仁義節制之兵已不事於詐譎
而況仁義之師乎劉子政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之其
臧貢以觀其動桀怒召九夷之師九夷皆至尹
曰未可也明年又乏之召九夷夷不副矣於是興師
以伐之仁人之師易當不以正哉而或者猶曰兵行
詭道有險可據彼不知待我則據之有釁可乘彼不
知備我則乘之用兵之道期於取勝而已它匪計也
是故古者伐國不問仁人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方天
所賚李靖能因之遂破吐渾宋襄公不能乘之而徒
守區區之仁義果敗於泓湯之所以錄陑蓋出此道
歟亦繆矣李靖曰正兵受之君奇兵將所有晉羊叔

子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有交兵必剋日乃爲戰不爲掩襲陸抗對境行人不絶抗每告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兵不戢自服也以祐且謂況湯武之師乎詭道兵家之所有也臨危赴急所以濟其不及者是亦將家之事爾而湯奚事邪始湯之得尹也爰問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何對曰可也而非可悖也予其爲子往規之於是適夏告以君民之相須者而桀弗惠乃大淫昏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尹既反而復往爲之酒保思入其說而桀往是其德誠爲厥佚尹始醜夏復歸商

而說之以伐夏故曰伊尹相湯伐桀知我桀者非湯也伐桀非湯則其爲伊尹矣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則天下之民欲其亡也久矣尹湯固不得而已也戰鳴條而後登非豫戒之兵也兵不豫戒衆志協也衆志協而尚何人之不意乎然則桀之失天下非湯取之明矣天取之也天何以取之民取之也民取之則天取之天取之則湯取之矣湯豈容心於間哉因民而已故曰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簒人之兵五伯不爲而謂湯爲之乎嗚呼孔氏漢儒之冠冕也其於書亦多固矣謂文王內秉王心陽率諸侯事紂而武王

之會盟津爲上諸侯伐商之心既乃退而示弱且謂四岳爲不得已薦舜而湯出桀之不意率鄒妄度嗟乎天下之妄說臣勝竊哉荊史氏言高定七歲問父郭以湯伐君事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殺於社此順人乎小子之言君子至今論之而用命殺於社此順人乎小子之言君子至今論之而乃不詳其爲啓誓非湯誓也彼皇甫謐者更以爲桀醉不寤而湯伐之其足徵歟

夫出不意則桀不得出戰於鳴條矣地西北高而陶在亳之西故曰外呂春秋云湯與伊尹盟誅夏桀伊尹觀吳乃先歸未嘗曰昔人夢而曰相爲謀也方曰將東曰不勝伊以告湯商遂早備發師以迎之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逆外紀亦云伊尹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逆桀今師而伐桀令師自起戰皆爲御而伐桀令師從東方出於国西以逆桀令

劉向以為崔嘉諫之似矣子胥規吳以對大宰嚭信矣　夫湯之伐桀豈其所欲哉應順天人拯民水火而已雖然其義則應順天人而其事則臣伐君也是故放桀而後有慚德而無喜色蓋湯之意躬以自厚誠恐啓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因以為利而叛其君者將以台為口實云爾然則湯之心豈以應順天人而自是哉惟不以應順天人而自是此仲虺之所以陳謝引義而廣釋之深有懼矣湯之憂媿不已而有害惟新之政且將以破天下後世之凡藏者嗟乎以湯勇智豈以天下動其心哉其克商而遜之蓋有之矣彼卞隨務光其何以承之邪昔有若曾遜天下於許綜綜恥之而不受退逃箕山莊周稱之且以為有子州支甫者亦蒙堯禪而舜亦嘗以天下遜之子州支伯與夫箕巷北人無擇若石戶之農又有狐不偕者亦以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茲蓋戰國之際分義不明君臣相賊故周之論惟有所激然聖人之授天下豈如是輕哉此太史公所以致疑於下務而以許綜之事為虛語夫以天下遜此堯之至德也堯知天下之將爭且亂而欲以遜禪示天下後世之標則久矣其非一日也豈惟其子之不肖哉朱而不肖九子而俱不肖乎且舜之未見也其遜

固非一人矣其遜四岳世則許繇已在其列矣許四
岳之作也說者又奚必爲異而以堯之禪爲虛哉羅
文公治天下者必曰陶唐氏有虞氏翕天下者必試
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陶虞氏爲聖人而朱均
不肖矣天下知朱均之不肖而不知肖否不在朱均
在陶虞用朱均於不肖也陶虞將推大器於公也朝
以不肖名而發之然後併家不自我而家子不自我
而子而不係乎朱均之肖否也朱均棄不肖名於後
世也許繇之流蓋其尊尊者非寓言者呂正獻云許繇不可謂無其人蓋有見也雖然事有大
惑不可以不析墨子書言湯以天下遜務光既而使
人謂之曰湯者伐桀而遜於子欲加惡名於子也光
聽之遂投清泠之淵其在韓子亦云然則斯舉也果
姑洗爲之名邪湯無是也說林云湯伐桀恐天下言
己之貪也讓之務光恐光

之受之也乃使人說之云云此以小人之腹而度之
者列仙傳云務光耳長七寸即務光也荀子作牟光
類林逸士傳云禹聘之爲上卿光投于河韓子亦云
投于河而金傳以爲武丁欲相之投于梁水皇人識
又以爲黃帝時人其不一如此蓋水在右北平撫水
在須川或云在范陽清泠水在南陽西鄂周下云此
人無擇所投至周書殷祝解則復以爲桀遜湯之王位說
者疑焉而墨子且謂夏桀既比湯欲比迹堯舜乃制
夏人爲之推遜耳然邪噫嘻隨氏以唐王爲相國
加之九錫而高祖以爲魏晉繇文帝之不受斯可尚
矣然以兵取而必欲云受禪於隨則繇未免末世之
弊陋也此成湯之事所以至末世爲可言歟

小人勿用

易何爲而作乎爲小人而作也春秋何爲而作乎爲小人而作也小人之患何世無之不幸世衰封君世襲惑於聽察往往問君子於小人致其舞手蹈足於尺宅之前稔惡連禍無所逃避有似黎丘之鬼指以小人往往左右顧而不得見當此之時亦可謂危矣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小人女子一皆陰類其肅殺之氣中於人也如商飈素雨受其宰者日深月慘皆不得而知之自外視之固有似柔脆不能以自立而其爲患則甚之禦也小子學易探蹟即山澤之象而得聖人之寄矣小

男少女長兌之正也而其弊乃至於爲妾爲閽寺閽寺男之賤而妾者女之賤也彼以一陰爲祝乎外此以二陰爲咀乎內陰幽險陂其事正如此也雖然上之人固有能知之矣然每弗之去而每近之者惟見奪之不明與用心之不剛耽佚樂而好諛媚爾天下固未嘗一日無君子亦未嘗一日無小人也惟所御之而已御得其道則君子之道勝而小人從之化御失其道則小人之勢盛而君子從之去此安危治亂之所繇分也君子小人義利之間果非其難知也君子懷義小人懷利懷義者難進而易退懷利者易進

而難退難進惟不苟合易進惟巧迎逢不苟合者人之所嫌而巧逢迎者人之所喜喜故易親嫌故易疎易疎則責之備易親則待之恕待之恕則一遂足以蓋百非而百欺不足以爲戾責之備則扶天之德不能敵纖芥之疎一日之違可以沒千朝之績蓋責之備者每不以爲君子而待之恕者當不疑其小人二者既渾則順已者必親而格正者必遠理孰然也苟簡以媕其身快暫而忘後恤此人之常情也是以中材之主常遠君子而近小人小人樂有爲器近而功速君子行其所無事業遠而道似疎是以喜功不好要之君當好任用小人而每至於速亂也君子有所恤小人無所耻有恤故每有所忍不耻故無所不爲是以小人常勝而君子常窮此天下見治之所以常希闊也伊摯反亳而興商羊商賈以王武百里奚虞之亡虜而霸秦韓信楚之亡卒而成漢荀彧表紹之棄臣而強魏燕之強也樂毅去魏魏之起也崔浩誅晉此七君得之而七興彼此主失之而七喪何如是之憲憲也失度佐而有邑伐狐攻棗而驩兜放成駒權而三首竄侯修佞而桀奔左強諫而紂折優旃用而晉禍寺貂任而齊危惠層委而宋亂是數君者

其奸任小人則均而其身及於禍則又等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小人而可用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先聖明王之所以包防而切戒之夫豈得已邪禍天下之首壞國喪家之具誠無先乎此也昔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緑興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之所緑亡也故樓德真論西漢之亡以張禹東漢記録始胡廣而崔群亦謂罷九齡而相林甫則開元之治亂已分矣夫一賢制千里之命而一佞亦足以亡國君子小人之消長實爲天下之成休治亂之隨迅逾經咎在之際渠可以不遴之邪

富鄭公之言曰天子無職事惟審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若唐德宗亦可謂昧已職矣蕭蓬姜湯毫髮之忤負已彌天而韓賓之徒每至以功目罪是不亦以待小人之術待君子而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乎烏得不亂君天下者其可不深戒於此而佚樂輸媚之是好邪

（孤方韓非說難作孤男成駙馬經作成均字誤）

路史絕筆

昔湯遷九鬥千亳至大甸而有慙德武王布車遷九鬥千三巫及鹿台而不進義士非之是以聖人利書於君道則首以二典於臣道則始之兩誤皆以若稽

古之言命之至商周氏之書俱不蒙焉豈非以堯舜禹皐益稷之事爲可譬而商周之君臣有不足法歟

曰若引詩李九陽德竣賜云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李李晉引書皆作粤乃古書也若猶惟曰謹按云尒非訓順與如也兩漢者益稷合於皐陶謨故門人於堯曰之篇上記帝王之所以得天下在于一人以上一下言帝王所以爲治之道謹權量以下於堯舜禹則貴其執中至湯武則惟稱其罪已湯不執中邪蓋門人之學所得於聖人之意者如是此則路史之所以爲終也且作會而民始敍五典繇是而興矣有虞氏紀論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紀論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其以是觀之論語堯曰之說書編

不錄堯言禹謨所記乃帝舜命禹之言湯告亦無成湯商方有罪至以尒萬方之語蓋聖人所見之博互爲存去也或以爲脫錯安矣嗚呼聖人之心其所以待天下者亦深而所以待後世亦厚矣唐虞之時爲君者揖遜乎其上爲臣者訐謨乎其下天下未嘗爭且亂也湯武固聖矣然其事則放焉揖焉不幸而不變必湯武伊周固忠矣然其事則放焉揖焉不幸而不變必湯武伊周爲之則忠且聖也或聞之不詳其事而襲其迹能保其終無爭且亂邪是聖人以堯舜望天下後世之君而不願其爲湯武之君以禹皐益稷望天下後世之臣而不願其爲伊周之臣其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深且厚

也後世學士不知出此而乃以爲詩書始終之序皆出偶然無意云温公作稽古録爰始伏羲而終孔子遂以涉武王之豈聖人之旨哉不然篤信明義崇德報功之前非台敢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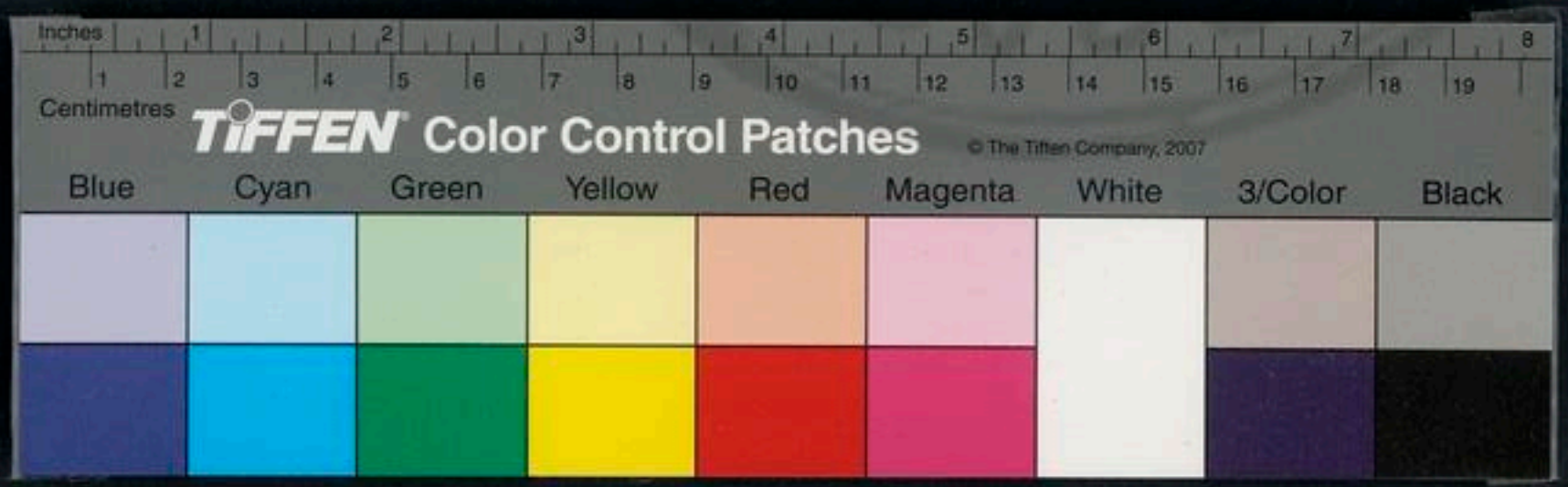
才學識史氏之三長雖然才者衆所同而識者不千一於其不千一之中而復得其高且遠者安得不斂衽而敬歎哉今夫一計而上殘篇斷賦稗官小說與夫一言一句之可錄者俱足以傳才而荀楊龜策韓柳歐蘇之徒其爲識猶有不至則夫所謂三長有短長之不作者自非紕而刻苦博友求師渴焉而不得其說者烏足以知之予爲學四十年於書蓋無所不觀於文蓋無所不愛有觸於目必致其難其有按經據傳而終不得於予心者多矣如六經之始終性道之淵源先儒論說千種百端固有終不得其說者矣

今觀羅氏路史與夫發揮之書稽疑發奧默然有契於予心者又何多也詳其議論大抵皆必然有不可變之義而不爲兩可之辭如詩書易春秋之所以始終之說皇帝王之事業之所以因革之論皆超然卓絕窮聖人之本心而前賢之不克究者噫一何識學高遠之如是耶夫逃虛空者聞足音蹙然而喜挈竿擊鼓求亡子者窮山越澗而不之得一旦悠然而遇之塗其爲悅可勝既邪予非知　長源者蓋以用心獨苦嘗求之嘗不得矣而　長源一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又安得而不歡敬哉道之所在亦何間於遠近之與今古非先賢之學有不至特以理學高遠將智識有所未誼耳理之所在固不可掩得路史者猷觀熟復氷釋理順死可以無憾矣彼泯泯紛紛好爲異論者請試即而嘗之吾知六籃八珍有不足以諭其快矣幸勿嘗嘗於其舉子之習而胥動於誇毗可也淳熙九年長至日靜江憲屬當大閱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羅氏路史餘論

盧陵羅泌

卷之一
路大之訓
海國
八會文之祖
太素之年
五龍紀
杜宇鱉令 蜀山紀
野叉落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876 v.15

五勝相感 柏相皇紀
卷之二
重卦伏羲 太昊紀
書契說
九井烈山 炎帝紀
事始
請雨書
赤松石室
皐禊古祀女媧
臘蜡異
先飯
書炎陵
卷之三
許鎣
夷齊首山
五旗五麾 黃帝紀
五行納甲說 曆曆妄
鼓吹
神荼鬱律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鸞翳
掊跋氏
鍾閈
井田之法
卷之四
渚爲陵　少昊紀
五祀
解鵙
俗士不可爲史
好學釋者不能惑

磬鍾說　高陽紀
孳生坼騙
天地合祭
燔瘞無玉
天地各兩牲
卷之五
上帝
六宗
魯郊禘
商周之際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麟之本說
麟難
驪虞續
春秋用周正
外丙仲壬
商有拱桑之祥
卷之六
孔子生日
鮮卑烏九
唐國疑都 尚書紀

平章百姓
九族
七廟
堯水不禱
星次
書唐月令
沈璧
卷之七
嘗羨
五老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陵臺
縣余氏
去凶年
呂梁碑 有虞紀
歷山
大尉
小人之過必文 要同姓
皆叟殺人
卷之八
即位昔元非春秋始立法
原尸
蠭車
舜帝無爲
禹皐戒舜
賽歌
堂上下樂說
南風之詩
舜爲法於天下
有天下而不與
卷之九

西王毋
黃陵湘妃
女英臺
鄧至 爰劒
黃熊 夏后紀
啓毋石
無支祁
四載
九數
莫高山大川

卷之十
雲夢
汴
敖淺原
三江許證
九江許證
汎沛
息壤
龍負
十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大之訓

太常主簿劉君清之逮泌之史何以謂路謬按爾雅路之訓大路寢路朝路門路鼓路車路服皆以大爲之稱路朝路寢亦或用露故或者謂設之路側云露之外惟弗得其說爾夫路之所以謂大者匝不知也據遂人職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鄭氏謂徑通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本匠人主城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之經涂野涂以爲都之經涂

天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差之諸侯之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壃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之路容三軌道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宜然也又接宮中衢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而堂涂謂之陣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爲之劇旁四達爲衢五達爲康六達爲莊七達劇駿八達爲之崇期九達爲達涂莫枝於達莫小於徑莫大於路故兒宜言在彼中達在彼中林之德晦中達之德顯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也涂一曰旅亦謂之行所謂旅樹微行者國語司空視涂塞藏其數

而周禮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欲知所達遠近修否也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路史者亦大史之云爾公曰會是皇王大紀之義也無以易

海國

從北塞下仰視仰極且在人北凶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復北高而南下日月之道亦復在上從日南縱望斗南諸星仍復在南日月之道亦復在上會稽流沙乃九州東西極際今從流沙之西視日小大與會稽海上無異烏弋之國去長安萬二千里西行百日至於條支國臨西海問之惟云長老傳聞有見

耆山未有至者韓愈送嶺南節度使書云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臘千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雖未究悉而佛告阿難閻浮提海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二千三百所其餘小洲在諸海中或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二十四十五十蓋有之矣大食之國在珠厓南其王使舶賫檀南大窻之八年不極其西南岸計糧有限途還取真繼而還八極之際何可得而既邪

八會文之初

三乾天也本乎三畫之三（天字本只如此古文作云非謂一而大與乾同音故此語竝寫竝天頂圓以天竺寫乾篤譯名云天顖也以在上高顯也以音喉言之青徐以音頭言之天地之義高遠故異域有此因以顖人亦爲此音也）父母之道也（從古文坤字申順也天陽物故天乾一音地陰物故坤地）水坎也本乎三蒙爲火居中水內景故一在內火外景故一在外天地自然之理不可易也而亦不可得也予嘗以智索之而不可得以離朱索之而不可得以子野索之而又不可得三索之而不得也乃以問象索之而得爲故忍與流俗言也今夫囷有中乎之象三而非有小

過之象鳥言故其錄曰信及豚魚又曰非鳥離之鯤化爲鵬正爲是也因近坎非近離此可與流俗言哉後世非爲飛而因爲崩流爲蜚淵已失之矣而李騰乃云非朱爲非反非爲崩此何等語邪非古之飛字史漢用蜚崇祟須與孔耽碑皆以飛爲是非字古通用也吾聞南丹洞陽上館爲學士王龍勛說玄字之訣皆諸天內音非玄之乖自然成結八角垂幸精光亂視道君說偏皇人注之赤明王帝於北土煉文亦火營發於字形延林枝葉皆成紫書而三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諸僊皆用爲逝之始迨夫四目開運爰後甄符闡祕以惠黎元而天

地之妙始當寡而不可制矣蒼牙法龍而書契作伯牛睹蹄而時令改玄徵體雲少顥鸞鳥高陽科斗玉子儒書八肩龜兆伯禹象形牟光倒薤吕尚連錦周佚虎書史籀後象伯氏猨叉子韋轉宿雖其屢變而供本自然至於相期刻符趙魏之英與古始離又變而爲上谷之羽人八分元岑之尚方徒隸珥矣肝陽佐書主父行棄而或失其真矣然其天地自然之妙猶或存者頃子嘗病世之說文字破碎大道胡言漢歌嘲哳儈拏而不可爲解使後之人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逮觀童氏錢書王球集古若薛氏

之鍾潤款識洪公隸篆隸續之書乃知往聖心書猶有遺者於是自慶曰大地之純何嘗而不存斗史皇羲氏之意斯亦可以見矣世徒罪斯變古斯知艸創豈能變古哉人自不之思爾若夫墳羽之門連福之書四司所保青空揀名固玄名不著者之不得而闕也吾而闕之抑不知天帝之揀之邪其謎之邪揀音蔡

大紫之季

按春秋命曆叙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漢嘉平中沛相計稼陳晃上言曆元不正謂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故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爲二十七萬六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荒誕按禮含文嘉推以上元爲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爲曆本故鄭玄云上元者太素以來所求之年也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載而僧一行以太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亦止得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然則太素以來之年從可知矣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茫此道之根本

也惟牒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近世邵堯夫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中數故名雍字堯夫後世必有辨其學者以今釋氏又有所謂祕法華三卷者言開闢以來悉本廣雅而增益之謂安尼甚其徒更鬼神之以誑流俗每見士夫更問不知其淺陋也且以疏仡之紀始自黃帝於今不滿四千歲爾稍知氣數諸說廢矣何卷帙紛糾之足惑乎

杜宇鱉令

按譙周記杜宇末年遜位鱉令鱉令者荊人也瞿令

魚鳧旣亡漁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爲西海君自立爲蜀王號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岷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時鱉令死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爲相後禪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鵑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禮之而淫其妻耻之死爲子規故蜀人聞之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爲曹帝王者據風俗通筆鱉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

峨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令鑿之蜀始墜處以爲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而禪焉是爲蜀開明氏季號萬通生盧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始立宗廟于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遂記周襄王至鰲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號蜀廬子朝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記言儀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鰲水名也字一作鱉音別縣在

祥柯集韻音幣而刺史乃奏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雲之紀牂牁荊尸爲夫鰲令亦作鱉靈墓在郫西五里

五勝相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至精交感應不待召寻求五運譯之路史詳矣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雘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懶膽分盃十膽鳴釜冢灰傳漏啄木愈齲医涉引妳鵙枝連語堂螻之氣合之出火丘蚓之摩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兎走箴綴冊帶而蛇去狗舐璽而璽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萬應不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斜固亦有其故矣鱉切玉橘明珠油鑽針畫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磢鋤以施書暈以蘆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熬雞蓋不得而誣也今夫鮫鼈裂毒硫盃毀熱暈磁免爆礬線不熱翡翠屑金神沙碎錢雨將至七絃緩大風起痼疾發顛疾作而鮑血動蟄耳絲而商絃絕投醪醉士墮梅止渴既呼出而響隨亦形休而影滅以至駝烟殺蛟犀火照怪慈石引針虎珀拾芥勃荷醉猫皂炭宜蟹黍以蟹散栗以酒壞麻得黍而涌酒得麻而敗浦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蛩蓬匡藏

石灰正醪戎鹽蠶卵青蝱還錢麋角續斷鱉膠集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理固可言言固可得而復君子舉其一隅淮南劉安之術未必能多而陀頭小人得其一二每以之而行惑固不可不識也

五龍紀

按十紀二曰五龍按春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君也昆弟五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爲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儀商龍金儀之類而以宮龍土儀爲父又言

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爲龍之迹行無爲之化爲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方亦見李舍游僊詩注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西南亦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野乂落騧

落騧羅剎也國在婆利東黑身朱髮獸牙雁爪碧眼與林邑爲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三年常駿使赤土至其國　野乂夜乂也國在北海海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狗毛布夏服魚皮冬衣廉采不能乘馬比行月餘有所謂夜乂城其人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十又蘇都匿亦有夜乂城城中有夜

又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於窟近設關祭之或過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撫尸魄其中博物志言獨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猴高七尺而人行曰玃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又窟沈黎即今黎州漢源也西番部落尤切畏之　狗國即五代胡嶠所至兩面乃三國王領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絕域見乃爲異今釋所繪以怖流俗者蓋以佛國與之比近常所見尒

路史餘論卷之二終

羅氏路史餘論卷之三

廬陵羅泌

重卦伏羲

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

又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於窟近設關祭之或過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撫尸魄其中博物志言獨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猴高七尺而人行曰玃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又窟沈黎即今黎州漢源也西番部落尤切畏之　狗國即五代胡嶠所至兩面乃三國王領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絕域見乃爲異今釋所繪以怖流俗者蓋以佛國與之比近常所見尒

路史餘論卷之二終

羅氏路史餘論卷之三

廬陵羅泌

重卦伏羲

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

以識古凶知吉惡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爲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之說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葛衣而賃舂于巖既夢乘雲達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有豫矣蕭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盈虛之言不自後世畋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未憑之益與交易之噬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苟且依違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用以上筮如窺鑑辭更改術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可行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爲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本有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歷法之所以歷代不能改益豈後世邪鄭夫謂文王易八卦之方而次六十四卦其可知矣

書契說

書之叙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

是文籍生焉按書緯與孝經援神契則俱以爲三皇無文故或者謂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而班固鄭玄馬融王肅之徒更以爲文籍起於五帝斯大繆也夫三墳八索不自後世而易卦本草本於羲炎豈五帝之爲哉嘗稽之先天之書始乾終夬而書契之作實取夬象是則書契之興出於羲氏有不疑者子國之言初未必究乎此蓋偶合爾而皇甫世紀遂爾從之舍取據矣班馬之言頡達既已辨之亦謂遂皇刻石已在伏羲前則文字宜與天地無異況史皇固已作書伏羲固已作易豈後世哉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爲得云無文邪且洞視論三元八會爲三皇之前爲跡之始雖世無有然無懷氏固已封泰山昭姓紀號揔之山石其書略已見於尉律則是伏羲之有書契爲不迭也又況無懷之前昭姓之後已自不少俱有鑱斲見之封丘曷得謂至黃帝始有書契乎

九井列山

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荆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廣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疊周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

既育九井自穿穫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傍蔭人即其處爲神農社年常祠之亦引荆州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即荆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於厲鄉者老子亦生于此故崔氏瀕鄉記以爲老子教堂之故處秖今真源老子祠北三里有李母祠門內東院有九井述征記云汲一則八動然湌南十里又有九井山伏滔記荆陽山南有九井五乾四通大江寰宇記稽之九井與江寧三井皆汲一則餘俱震而廣濟之靜林院亦有九井攷之院記乃開成中宗義所鑿爲陰寶使相通引東嚴水注之即今之九井寺固知嚴井之相通附會者非一矣且若江寧三井在城南五里三井岡而縣復有烈山烈洲臨江中流上有神祠記或以爲烈山氏之故迹乃伏滔記之栗洲也其上有小山如栗王敦舉兵所至者輿地志云吳之舊津是矣內有小水商客停舟以避烈風而名亦曰栗洲非古之列山也

事始

傳曰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矣物之始或創或基或因或革皆有自來此禮之所由始也故能知之則知禮之所自起知禮之所自起則禮之爲有不由已而由人乎哉是則器械舟車宮室之爲用可重而其因變之始尤君子所當致意焉者也詹侯有云君爲故事何禮之拘彼衆云者飲食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欲其動之協禮難矣哉原智者之創物存乎記注襲之人哀之者亦已衆矣然而或很或略僞謬實繇稽之於事賢者爲忸劣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此神農氏之事

也而新論以爲伏羲黃帝內傳以爲黃帝謂伏羲者蓋以呂覽赤冀杵曰爲伏羲之臣謂黃帝者蓋以世本雒史踐奄爲黃帝之佐爾夫神農之未耜亦見於易其爲斧斤作鉏耨則見於周書而皇圖要覽若世本則以爲垂作未耨字林又以未耜爲皇陶所作是伏羲先耕而爲杵曰神農不以未耜而耕而易傳之言且不信矣古史攷云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釋米加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始有釜鬵火食之道始成斯蓋本之周書黃帝始鑄鼎烹穀爲飯烹穀爲糜烹肉爲炙之說茲大繆也夫有火食則有烹烹之事矣又

孰有能定百藥之爰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之可參烹而有待於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知事之書最爲無統紀厥之作總落尤繁彼琵琶觱篥胡笳羌笛羯鼓胡牀塊綿狨錦華敦塔寺之類不能異方而惟以見於中國者爲始猶云可也有如范之爰紂之者稷之臨碁舜之牆里伊尹之鼎吾丘子之鑰匙之舜衣公劉之裳裘秦穆公之采浴不究在昔而惟以見於傳者爲始豈盡見邪又至以秋千爲秋千之倒語則辜語聲而不知其爲迁以拓跋爲柘枝之轉稱則認字形而不識其爲安指施爲檀認蘇爲杭是亦

升謝堂觀鳳毛責坊州貢杜若者豈特見笑於一時哉

神農求雨書

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繫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閉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

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漢董仲舒爲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戶禁伐翦蛙八日爲壇東門植八蒼繒祠其工八生魚玄酒膊脯甲乙日其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僮衣青舞之田嗇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蝦蟆焚雄雞老豭陽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豭蝦蟆雄雞老豭陽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豭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北祭曰壇南門外植十赤繒祠其尤十赤雞丙丁日其十赤龍南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婚雞豭如春祠季夏禱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門外

五日家人祠中雷及稷以毋能五壇帝旁植五黃繒戊己日爲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黃舞之老者黃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庶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祠太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繒庚辛日爲九白龍西方西鄉九鱷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祠玄冥以雞犬六壬癸日立六黑龍北方北鄉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他隨方色蝦蟆池皆如春儀雨至報以豚酒黍席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爲龍開陰閉陽焚新竈骨十日各異又奏江都王毋牧廣陵女

子爲人祝者視一月諸巫毋聚郭門爲壇以脯酒祭女擇寬便徙市毋納丈夫丈夫毋相從飲令吏妻各往視其夫到即起雨而止劉歆致雨其作土龍吹律諸方備具蓋本諸此漢世旱則公卿官長以次雩禮士人舞僮七日一易如故事自立春盡立秋郡國上雨澤以爲農也故丹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日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萬物成利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赤松石室

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乎山中觀赤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爲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諸侯也既老移老襄城家于石室故齊孔稚玄館碑云赤松家于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爲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比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於此而酈氏水經亦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皇初平爾初平亦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於此按習鑿齒襄陽傳襄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

時爲雨師教神農入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爲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與者在黃帝時主掌和不穀至堯時爲木工故傳謂帝告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亦有黃帝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游非末代之數矣然今西蜀娥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墠豈其所寓邪雲陽之迹邇于炎陵可得而詳也

皇祺古祀女媧

變祺言祺變稷言稷神之也

皇稷之神女媧是饗末世矣失其源謂爲娥簡之所

託者蹟矣昔者駘姜從嚳郊祺則郊祺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娥駘同列豈得爲娥簡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爲簡狄吞乙卵而生子後王以爲媒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王權爲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祺生民禋祀以祓無子而姜嫄禋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祺非立於生契之後鄭志譙周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祺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玄鳥至之日祠之彼其所禋乃於上帝至娥簡吞乙之後後王乃後祀之以配帝若昔先祺則廢之矣斯說爲疑然亦不知其爲女皇至商而祠簡狄迫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

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逮周而易以棄事資
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祭邑所以謂祺神高辛以前
之所舊有不由於高辛也東晉云皇祺者人之先也
盧植乃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於是以三牲
請于高祺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
之祺而古有祺氏之官因以爲之神斯得之矣秦嬰
典祀及漢武巡無子於是始立祺祠城南下洎比齊
炎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 皇
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日壇于南郊祠青帝而配
以伏羲與魯猶不及女媧云

蜡臘異

蜡報田之祭歲終萬物而索饗者孔子曰一日之
蜡百日之澤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春官宗伯以疆
鄉祭四方百物主日而配月百神從之致百物而用
六樂籥章國祭蜡則歙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伊耆
氏掌共仗取其老物以伐蜡氏掌除骴取其老物以
息蓋有以勞之必有以伐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
故既蜡則飲酒于學堂亟屬民飲酒于序令得施歡
而大飲所以休息之也雖然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
獵取禽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黃衣黃冠

而祭謂之息民而蜡則祭日月星辰祠門閭公社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以從喪殺所謂大蜡大蜡天子之禮也是以漢書蜡祭遍及五祀蜡則於郊臘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於郊也王肅實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饗臘祭宗廟五祀同於一日爾按晉宋舊事魏帝遜位祖以酉而臘以丑高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者爲祖而衰臘故木行之君子祖辰臘火以午戌木以卯未金以酉丑土以辰戌今魏土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謂古臘祭

終祭蜡皆有常日而無正月祖祭之文漢以戌臘而以寅正午日祖蓋非經義黃精之信臧德在未而坤位於西南辰者宜臧終日館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惟丑者土之終宜如前木祖而丑臘魏名臣奏司農董遇之議亦謂土行之君丑以木祖丑臘而魏臺訪議臣崇所議月令左氏俱不言日師說惟以盛祖而終臘此即隆之說也硃後宋德以水故子祖而辰臘周以十日祭神農供蒼下至毛介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分方而合祭之故隋初因以孟冬下玄蜡百神夫蜡所謂至開

皇始以建丑用臘正觀十一年房玄齡復按月令蜡法惟祭天宗其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俱非古典請除之而以季冬前寅蜡百神南郊以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以辰臘饗宗廟五祀及開元定禮乃命三祭皆從臘辰以應土德宋之矣六典唐以季冬臘前寅蜡百神於南郊大明夜明神農氏配伊耆氏宮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勾芒祝融后土田祖先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雷公電母四海瀆五岳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龍未雩宗社稷螟蝗昬墊水庸水庸水庸

食於君君祭先飯少施氏食子以禮而飽祭則作而辭跪食不足祭也客若降等則主人延客祭而後祭客不降等則遂先祭瓜尚瓓魚尚臑而殺之序則徧祭之其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濟醬若餕餘爾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遂祭而工所以賤素鴟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邊旁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侯將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今世固有當餐而祭者實本諸此其為佛者竊而倣之既久而莫究其由則又引

而入之佛鬼之說曰為鬼設也亦可喊矣據經閒錄有謂許相訥之子直者未食先祭直曰是安為者容曰釋言壙野之鬼食人血肉而佛氏化之制為此戒且食而先施得其命壽延長直詰之曰若何妄邪何所有佛何者為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而子信之邪子俗人也若直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錄所記乃謂于時空中有聲言者云迨午且兎及是果殞可謂大妄夫人之兎生雖天地有不制佛鬼奚為哉使直之兎為果然耶是亦適與兎會而山鬼得以憑虛乘釁倡啾而厭祟之爾奈何世俗更益崇信多見無識

雖然世之誕妄豈惟二氏哉其在儒宗固有之矣謂
矣食爲介推謂五日爲屈原與夫七夕牛女之類其
與佛者中元目連等事何以異然而舉天之下奔走
企羨至數十百年而不可止君子於此可不攷駁其
流而徵怪之是信耶據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哀公
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公曰夫黍以
雪桃也子曰丘聞之矣黍五穀之長而桃爲下君子
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則子之先飯特先飯爾而先
飯之祭未可廢也審乎于符氏論陰陽巫祝之說曰
賢人君子秉心正直可與言也世俗小人醜羨婢婦

淺陋愚頑漸染既成又敷揚精而破膽矣今不順其
精誠所向而罹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是猶藏病
之人且畏蛣蟜而欲俾之觀虎其與怖而死者又遠
矣今之畏佛者類此

題炎陵

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在古最爲長世者莽於桑陵
見於郡國志帝王世紀子作路史紀之詳矣後十有
五年始獲拜陵下摩挲古杉俯歎石麟追懷裘初慨
爾隔世　淳熙十四年正月乙卯炎帝外臣盧陵

泌書

羅氏路史餘論卷之三

許繇

莊周書言堯遜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而逃于箕陰且以為由師齧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僊方回皆許由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於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為寓言蓋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由之冢今據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為高三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呂春秋言堯朝由於沛澤請屬天下之稱昔周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羅氏路史餘論卷之三

許繇

莊周書言堯遜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而逃于箕陰且以為由師齧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僊方回皆許由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於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為寓言蓋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由之冢今據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為高三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呂春秋言堯朝由於沛澤請屬天下之稱昔周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鄧恭之中鄧禹追之而傳謂由隱沛澤之黃城耕於下邽百七十八里也而傳謂由隱沛澤之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箕山之下沛澤即今之沛而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負黍亭也潁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所在過許由於負黍者京相璠云成陽西南二十七里世謂黃城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為許由之所居大城東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日許由其崇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嘗登故譙史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咸高之因曰堯以天下屬之由切耻之夫周之言固有或寓然醬缺王倪齧缺王倪齧缺其說如此類如疏者云哉盖部傳云堯優

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徵焉魏子且曰許由

立身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於是洗耳不受堯遜此讓退之至也而樂緑等言清堯以符璽禪焉天子說者過之夫由之避堯寵也退處箕山故其卒葬往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作也堯之遜於四岳則由既在舉矣豈得謂無此人邪王肅讀缺其說如此長汜緑溺為汜如淖溺示貝為若濁無泚州清難竟夫堯之遜天下非遺天下託天下也由之辭天下非輕天下重天下也程晏亦言堯勞於民求以託其民以由能重天下之民故此託之而且以天下之民為重故不敢以輕受斯得由之心矣是何魏惠將授國於惠施惠施不聽謂惠

子曰古之有國必賢者也故受而賢者辭也是欲子之舜也傳而賢者堯辭而賢者由是欲主之堯而子之由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辭也他行倣是今無他行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首布冠而拘于鄄齊幾弗受惠子易衣縰冠而走幾不出境故自行不可以幸必成史舉非犀首於王也犀首顧欲貌之謂裴儀曰請王遂先生國而先生爲弗受則王堯舜而先生許由矣衍因請王致萬戶儀因令舉比數見衍王聞而弗使也不辭而去由此觀之出豈從爲妄者哉故論尚而過實舉之至也故君子之爲遂顧將而

已矣無故而爲遂何取焉

夷齊首山

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爲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爲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首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云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

爲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偏爲掾邪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注家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而黃子且以爲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歿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膳革於次四內盟曰加冨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徵子啓於共頭之下盟曰世爲長侯守商之祀相奉桑林宜私

諸各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氏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云云甲骨高也今周見商之僻而遽爲之其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捄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商是以亂易暴也今天下聞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以結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云死蒲阪者恥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巽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又就有叩馬之事哉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

而爾雅云芑白苗捷爲舍人以爲伯夷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以不食爲飽以失仁爲餒餓乃其飽死乃其生而李德裕且以聞姦不黜爲不智不義棄兄之祿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皦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鳳西法白虎曰典北法黑蛇曰旂中央法黃龍常見河圖書五麾五牙旗也爲五色見青則舉青牙見白則舉白牙餘隨所見舉之以牙爲飾見出軍訣玄女兵法云伍胥請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徽音絳衣之軍于南方以輔角軍以青龍日平旦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以玄武日人定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軍于北方以輔商軍以白虎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以輔宮軍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爰制其陣而黃帝八陣之法車箱洞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爲翔火也折衝水也龍騰却月水也鴈行鵝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蝗異也在通俗文車當謂旁箱林宗別傳部從事宿仲玻柴車縞衣爲當是也

納音五行說　據曆奏

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妃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爲之金此出乎數者然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爲君子丑爲臣子丑甲乙合而爲金蓋土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或相濟或相若或無若或無成器旺在受絶絶中受氣惟相妃而取之爲不同爾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有海中沙中之異或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庚乙嫁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於子水王之地故甲子乙丑爲海中之陽金陰生于午火王之地故甲午乙未爲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爲陽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爲陰匹陽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得七七爲西方西方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三爲火九爲木一爲土五爲水數其干不數其支此謂納音蓋亦旋宮之法天妻子妍相濟相克相上相下而吉凶之兆者矣章有辛與畾獨食之殺人合而食之則壽金鍚兩柔合而煉

之爲剛理固如是然嘗怪代有所謂勘婚厝者以某命合某命則不利以某命合某命則大利或以生或以死未嘗不切笑之夫天地之間固有是理矣而決非此輩所能知者是豈之所言決不免是理之所在父病推其子祿妻災課以夫年理固不易消而息之則思過半矣

鼓吹

蔡邕禮樂志云鼓吹岐伯所以揚武德也而劉歆定軍禮以爲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簫鐃歌岐伯所造故陸機鼓吹賦云原鼓吹之所始嘗竊尚於軒皇徐廣車服儀制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而帝王內傳云元女請制角二十四號文及晉書志通禮義纂亦云然又云請制旗幟以象雲物鑄鈃鐃以擬雹聲鼓鼙以當雷霆皆元女之所請而徐儉角賦以爲帝會群臣所作清角者非也按周禮以鼓鼓軍事六典樂錄說者云黃尤師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爲龍吟御之魏武北征鳥丸越沙漠軍士多思歸於是減爲中鳴充更悲切故有長鳴中鳴次角三部云

神荼鬱壘 雞

禳祓之事從古而有今人家正旦門設神荼鬱壘爲說漫汗按風俗通引黃帝稱上古有兄弟二人曰荼曰鬱律在度朔山桃下簡百鬼妄滑人者援葦索執以食虎而漢舊儀乃引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之鬼黃帝乃立桃人於門戶畫荼壘與虎索以禦鬼其爲說蓋如此獨風俗通作鬱律戰國策又作余與鬱雷騶衍同也故集韻中雷音爲律蓋神荼者伸舒也而鬱律者苑結之謂也周代多以荼爲舒如公子荼夏姬荼是也西京賦云雷鬱律於巖窟聲鬱屈也沈佺文云鬱律構丹巘形鬱屈也而黑深

又爲雙聲畔王充亦云禮刻尊爲雷形一出一入爲相校較之狀蓋律鬱者幗幗之類也相校較則鳴分裂則睨然若敵裂者氣射之聲也鬱律勿忽忽中人則死其引山海經鬱壘與神虓義同惟括地圖言二神曰鬱曰律則失之矣且黃帝內傳云黃帝始制而莊子有游島問於雄黃遂疫出賊擊鼓呼噪與黃帝立巫咸之事則神荼鬱壘縛竹之事可知矣舉世多說故發之

鸞鶚

山海經云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以文名曰鸞鳴見則天下安寧軒轅之丘沃委之國鳳鳥

自歌鸞鳥自舞元命苞云火離鸞鸞運斗樞言天樞得則鸞集演孔圖謂官以賢舉則在野帝斬題象鸞鳥來儀周公歸政制禮而鸞復見說文以為神鳳之精雞形赤色五彩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而孫氏瑞書謂是赤神之精鳳皇之佐狀類翟而五色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成有敬讓禮節親疎有序鍾律調協則至亦山窓氏之國標山之所廣都之野而南禺之山乃多鳳皇鸞雞鸞鸞鸞張華云鸞者鳳之亞也似鳳而白鸞初生類鳳久後五彩變易禮斗威儀云其音如鈴鏘鏘然也周成王時氐羌獻鸞鳥於是法駕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迺抱璞子云開樂而舞至則國安樂其雌曰和而禽經亦謂雌和雄鸞爾雅注曰雞趣郭氏按亦名翳屈原云駟玉虯而乘翳是也山海經蛇山有鳥五色其飛蔽日名曰鸞九疑之山五彩之鳥飛蔽一鄉蓋即翳也昔華陰辛緝連辟不至鸞集其槐鸞首燕頷蛇頸魚尾五色而青多其高五尺光武詔問群臣俱以鳳對太史令蔡衡曰凡象鳳者五五色而赤多者鳳黃多者鸑雞紫多者鷟鸞青多者鸞白多者鵠是鸞也非鳳也於是三公避位五鳳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年鸑鷟集長樂木上文章五色王皇世公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鸑止學館皇使授官掾公沙曼爲張雅樂擊磬鸑乃舉足垂翅應聲而舞棲止縣屋旬餘而去皇作制大抵鸑鷟多應仁孝嘉音聲而鸑尤識鍾律鍾律調則和鳴踰節而舞謝承書方儲卧疾員主戒墳種樂持鸑鳥棲上劉寶王結置峻祈之山獲一鸑鳥其愛之欲其鳴不能乃飾以金籠享以珍羞而鸑愈慙三年王妃乃言聞之鸑鳥見類而鳴懸其鏡以映之鸑靜影感契慨焉悲呃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范泰因作鸑鳥詩序敬叔異苑述而記之亦可見禽之仁義矣

拓跋氏 十姓

後魏之先爲拓跋氏至道武都洛陽爲元氏魏法十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沙漠雄爲南部大人爲拓跋氏生嵩北平宣王道武以其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至孝文以獻帝長兄爲紇骨氏次兄普氏爲周氏次依樓氏爲婁氏立敦氏爲丘氏後氏爲萬侯氏叔父乙旃氏爲叔孫氏疏屬車鞏氏爲車氏凡十姓又有八氏按庾信季敦傳云道武兄弟七人分爲十姓丘其一也元氏之所出書傳最雜宋齊二史則以爲降將李陵之後魏書序紀則以爲后稷始均之後其說

皆非據北俗謂土爲托后爲跋拓跋者以黃帝土王爲言而宋書乃云索頭虜其先本陵降匈奴單于妻以女字曰拓跋因氏焉蓋出崔浩之說當時衆議已相斥不行或竊以渡江約遂仍乃若魏書序紀則因山海經始均生北狄而安謂爲拓跋之先又誤以始均爲叔均而遂以爲稷後其言始均事死則是以爲叔均矣俱妄也又按晉元帝時有拓跋等氏蓋其後盛于北土故唐表謂惟後爲鮮卑吾而通典謂之東胡之別是知又以拓跋爲帝嚳歟然後矣愈非

鍾門　五鍾

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悲郎可以協風聲可以和滋味可以抑虛浮乖則爲鍾仰則爲閎故爲國之重器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若昔黃帝命榮猴鑄十二鍾以協月當以詔英韶而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命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洗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引其常則固以起樂調政術也景當西方則白也故陳祥道云景曰也而康成云景明也士昏禮景爲明衣則白可知矣然五鍾在太晟景鍾第一于時即命張康伯爲之序固以爲景者大也夫黃

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鍾者又黃鍾之自出黃鍾者樂之祖也九寸之律天之數也極其數而爲八十一故景鍾之受八斛一斗以應乎天惟親祀則用之宮架之中以爲宮圍然則鬥者非必傳國之具也自左氏有楚子問鼎輕重之說且以爲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太史公因言武王定宮洛周公使召公卜居之安九鼎至秦昭時周器九鼎入秦而周遂滅周志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禱祠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故國事有武王謀遷九鼎雒用九萬人之說洎漢武脩欲省方出鼎而歷代每有治鑄之議至萬歲通天之元遂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蔡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兗青徐揚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爲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鍾紹京等分題之終亦無補於亂　夫天下大器無可辟也惟德足乎鼎衛禹之九鼎不過圖九州之神姦使民知避入川澤而不迷不逢不若而已夏有亂政鼎遷于商商有亂政鼎遷于周武王克商定鼎郟鄏十世十年天所命也而洛誥周公之作當時曾不之及抑亦不知左氏之說常

切不信夫楚莊者春秋之賢君而輔之以孫叔敖顧非前日之夷蠻禎俗也如其減陳咸申叔時之一言而後之其入鄭也則又衰鄭伯之自里而許之平比其勝晉乃至不喜而懼則謂武之詩曰所逢民欲猶多民何安爲無德而爭諸侯何以卹衆夫無德而爭諸侯且猶不肯況逼周而取之鬥乎包茅不入齊且致伐而況欲逼周鬥諸侯能舍之乎吾固曰鬥鬥之事左氏之固無信可也隱訣之說黃帝火九鬥於荊山說者顧謂黃帝之鬥有九太清中經又有九鬥丹法則黃帝之鬥乃丹爻之名爾故荊山經龍首記謂

黃帝服神丹或曰三或曰九九即三三即一故鬥書曰以三爲十五河圖數也九鬥之所得爲以兩爲十五乾坤數也十二律之所合爲積九鬥之所鍾引而伸之九州之所崇也五運之所建也十二律之所由生也是故起樂之其非傳國之用也

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爲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十師爲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者而數并諸侯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而爲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隨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爲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居之方爲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爲六乃以一爲營法五爲方員銳直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爲員地歷山脚則爲曲地正出入則爲直前陝後廣則爲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爲九五爲陣法四爲正地所謂數起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謂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　井田之義若則爲都出

則爲伍聚甚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未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鬲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一有不庭不虞之戒猶將不費一財不擾一民而惟樂事勸功尊君親上之人以爲扞禦服心殺敵致果之卒政刑修於閑暇蓄積備於州閭故得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

賓祭祀賓客之禮不徹於俎豆而其効乃至於威加四夷莫不來享惟井法也後之人能修其政則雖以區區侯伯一國之師猶足坐制夷狄無敢旅拒爲疆場患得其道也自商鞅開阡陌張說變廣騎爲國家者不復知體國經野之爲政爲州縣者不復以土地人民爲政事官司者不復以經綸紀綱爲法其所汲汲不過率斂百姓無名之入以養游惰不根之輩以當古人軍旅之任其弊乃至卒亂於官民潰于野而不暇給於是夷狄盜賊起而乘之而向之所欲曾不足以給其餉向之所養曾不足以應于用于是內外高目而愛甲兵財用之不繼則復欲率凋瘵之戶調罷困之民裨補之此之謂水濟水名之曰益多如此而欲上下之洪寧未之有也

廬陵 羅泌

渚爲陵

地有興廢各因其時按休子言少昊生於穷桑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爲山乙物有數有閎轉轉動雌雄相就皆興廢之由也後世亦有子生而門出渚洲者昔襄陽以下二千里無洲渚臨沔張興世之生一旦門前忽生洲嶼年歲增長及爲雍伯洲遂至十餘頃三十國春秋殷仲堪葬流棺門前洲忽成峰夢徐羡伯達云君將爲洲已而果然　江陵九十九洲古傳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廬陵 羅泌

渚爲陵

地有興廢各因其時按休子言少昊生於穷桑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爲山乙物有數有閎轉轉動雌雄相就皆興廢之由也後世亦有子生而門出渚洲者昔襄陽以下二千里無洲渚臨沔張興世之生一旦門前忽生洲嶼年歲增長及爲雍伯洲遂至十餘頃三十國春秋殷仲堪葬流棺門前洲忽成峰夢徐羡伯達云君將爲洲已而果然　江陵九十九洲古傳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則應天子桓玄破其一以應之隨即漂散及太清末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即位元兇之禍此洲還沒浪高繼沖時李景威役吾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洲蒲百則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昨此洲忽漂沒若可憂也繼沖遂以納款　伊闕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小灘泛出世謂之御史灘牛僧孺爲尉而灘出堂吏諛曰是分司爾若以西臺當有溪初雙至牛視頃間俄溪勃雙下不旬浹果西臺方泰始中益州市橋忽出小洲道士邵碩謂當有貴王臨洲厥後齊始興鑑刺益督二州加鼓吹凡此類固不少矣夫地固有洗沒波潭若隱士中者謂之伏龍以見時發不得爲不信

五祀

五祀門戶中霤井竈見於儀禮有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惟五者家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改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庶成以爲商制漢志一戶二霤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　乃有

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龜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雷以季夏迫林甫詔修月令始徙井而繩行蓋以行神較於始行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爲允惟戶即無門而井非家國可得廢者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司命宮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四至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存厲命而去戶龜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爲有采地者無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爲商禮祭法爲周制其不達乃如此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又自爲立七祀是二七祀矣夫王不過爲群姓祀爲群姓祀即自爲矣烏有二哉記爲群姓立社又自爲立社故說以爲天子諸侯皆有私社以爲私禱其有是乎乃若宗伯三祀禋祀實柴槱燎則祀天神之三禮酒正之三祀大祀天地宗廟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小祀司中司命山川風雨如宗伯小祀之五祀康成以爲五行之氣司農以爲五色之帝一云初祠烝嘗禘或曰展禽之

說帝郊　祖宗報之五祭五行之氣迎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故禮含文嘉云南郊北郊郊西郊東郊中郊兆正謀也注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齊戒謀慮其事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而外傳楚語謂天子徧群神品物諸侯祭天地三辰其士山川大夫祀其先禮言五祀及所自出士庶不過其祖諸侯何得及天地三辰哉此又外傳之妄

解豸　獬豸

解豸神羊也王充論衡云皐陶之時有解豸者如羊而一角青色四足性知曲直識有罪能觸不直皐陶跪事之治獄罪疑者令羊觸之故天下無冤許說文云如牛一名任法古者決獄命之以觸不直黃帝時有遺者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故因名薦薦字象獸有尾角及四足蘇氏演義亦云毛青四足似熊性忠直見鬬則觸不直聞論則咋不正古之神人以獻聖帝而神異經乃云獬薦性忠見邪則觸之困則未止東荒之獸故立獄階東北依所在也田求子云堯時有獬豸緝其皮毛爲帳後書志

云北荒中獸一角性烈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咋不正者古說神羊能觸邪故晉惠法冠一名柱後解鴈冠也斯亦繆說竊據解廌蓋羊爾羊性自知曲直昔齊莊公之臣王國甲與東里徼訟三年而不斷乃令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到羊以血灑社讀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半羊起觸之齊人以爲有神則其性也字一作解家家廌楚買切太抵羊行多倒行而逆家家亦然或音雜非王充許氏之言吾不謂然

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 荷篠正今之佛者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惻隱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仁蓋惡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羞惡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義人皆有辭讓之心聖人因辭讓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曰禮人皆有是非之心聖人因是非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曰智是皆本之身出之性而皆人之所可能者聖人者惟能充之不有以害之爾故能充其惻隱之心而無害其惻隱則無往而不爲仁能充其羞惡之心而無害其羞惡則無往而不爲義辭讓之心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爲禮是非之心充而無害則

無往而不爲智玆非甚難能也而人不之爲者夫於不能充而有以害之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孺子入井而人不忍以其無欲害人也苟能廣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真不爲矣穿窬得財而人不爲以爲之非義也苟能廣非義不爲之心而充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亦真不爲矣惟其不能充是故必穿窬必害人以至頗險賊殺而莫之止火之始然一爛之寮及其充之可燎原野泉之始達一勺之多及其充之可成江河大可以保天下而或不足以保父母遠足以保四海而或不足以保妻子豈有他哉安危治亂特在充不充而已今夫執非有滯頑空有摩肩腠而不知所爲充也多矣嘗試語來農問荷蓧此正今之所謂釋者流也方子路之從夫子而後也遇丈人之荷蓧者而問之見夫子乎否夫子路之問之也固非真索吾夫子也識其素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丈人者固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應而植其杖以芸爲若人者固若漠然無人之情而不攖夫世者子路識之抑將以敬而動之於

是爲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爲子路一拱所動於是遽止子路宿至於殺雞爲黍以飼而且見其子焉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絶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雞黍則非絶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粲然具在咸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是生于世者顧得不嬰夫世而絶人之情乎此子路所以前告夫子而夫子遽使反見之夫夫子奚亦見其所謂人之情者具在而未嘗廢故將使子路還告之以長幼之節與夫君子之所以仕者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此夫子使子路反告之之辭也而儒氓方領曾不之知乃更章分而絶之前離別其說使聖人之意果泯而不復見豈不悲乎嗟夫豚子猶食其死毋乳鵲蒼且猶其死子懷父毋之心物皆有之何至員首方足卑陬充忍毋絶人之情哉仁義禮智人之所以爲人而神之所以爲神者也今而曰吾以觀空而不俟於仁義禮智不俟於仁義禮智而方且資小慧以爲知摩頂放踵以爲仁往來問勞進旅退旅以爲之義擊踵蹈拳朝參莫拜

以爲之禮是則仁與義禮與智卒不可得而廢也仁義禮智卒不可廢而方且遺其父毋棄其君臣絶其妻子賊其支體張張然以從事于外豈其不知愛哉特放於利而不知其類不能充爾極於不能充猶失其類而況不知其要者乎極於能充舜亮是矣極於不能充桀跖是矣充而不得其要釋者是矣故以堯舜之能充則爲仁以桀跖之不能充則爲暴而釋者之不得其要則爲愚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夫人嘗有好仁者矣而不得其道者不好學也是故有不忍人之心而欲充之者必從堯舜而去釋者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五十者帛七十者肉無父之孤皆有常餼此不忍人之政也封天下之君則俗自成矣均天下之田則人自足矣刑天下之暴則人自安矣任天下之賢則人自服矣此先王之治也一狗彘之不盡其性一雞鳥之不得其情彼固不自安矣奚至君臣朋友則方且過而弗之存父毋妻子方且擯而弗之顧飢呼之不惜疾毒之不察而方且倀倀從事於寂默曰吾觀空而達性其爲愚不仁也甚矣吾固曰欲知先王之道而不他惑必自好學始好學

而後釋者不能惑也

俗士不可爲史

俗士之爲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爲南史也稱宋武北伐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誨之課誦臨刑刀刃爲折及反訊之則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羨之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毋切鄙之夫以二經今且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

說以盪愚俗愚俗流遁遂相信而不返然而胥法之徒臨刑誦之者比比而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之射虎出於一時偶然而不可以冊效於後世邪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事者因其俗說而無識以繩邪不然則亦舜染之際一時天地之間有此氛祲欲肆行於天下適茲二子夫命未訖故山鬼得以託爲靈響以驅一世之人於香香冥冥之地爾而延壽等輒爾特書亦可謂無識矣大抵此等皆小人之偽一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胥法及網罟設又無計以自釋則惟起俾心竟空飛而隙

寔是故易以誑惑之則牢結胷次而不可破而乃不知無是理也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殺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晳攻之而後殺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殺而後攻也不暫之報而急殺殺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葬而曷不能報嗜殺已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已之太子其昧於小大亦甚矣且將以為強詭邪則三十六鈇君不聞報其臣以為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謨景祿等事足可知矣雖然以左氏之文猶未免俗則祿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周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為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宴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呪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今世固多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為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陋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埽兎落之俚儒也

譯鍾說

大成府有古譯鍾六皆有款識云宋公成之譯鍾崇

寧三年甲申之歲得諸南都崇福禪寺錫貢內府攷其文宋器原自宋地也於是詔與大成殿以為法所謂得英韶之器於受命之邦者歟傳曰作樂崇德殖民厚生利用安身以正德也故聖人之治天下莫先於樂緯曰圖徵准南鴻烈解與班氏之志俱言帝嚳之樂曰五英顓帝之樂曰六莖白虎通議云六莖者言和律歷調陰陽養萬物也獨樂動聲儀以為六英五英宋均釋言云六英者能為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英者能為五行之根莖疎矣夫六莖之作顓帝之所以文治矣也周平及商制始大備商亡與周而其器制流在宋國其傳可得而知矣周備六代樂實

門咸池韶夏濩武莫不備有而英韶猶以非作者不得著宋以商祚二王之後得用其樂是以宋公獨得其傳蓋不誣矣成平公之名也宋自微子二十有六世而平公之名始見於魯昭十年春秋之書牟銘端合真可謂不世出之符者平公之立當周王之十一年乙酉之歲即魯成公之十有六年距 崇寧之三一千六百有八十載而其器適出受命之區後丁上聖駿惠先烈制作之際得以協成治世之音端緒清之盛業也且以證鍾雖出宋境而其實則顓帝之樂也博古殿中古鍾之見為不少矣而於周鍾率上

設衡角旁施旋鍾或內實而側垂或仰通而中貫一皆振掉而不能安惟此磬鍾虡蟠跂踞上為乎鉏大晟之鍾實所取則且其垂之也正而鼓之也和無復振掉弗安之患此其所以逾越三代非五帝之盛樂渠以及此

孿生坼鼏

孿生坼鼏古嘗有矣昔周祖甲一產二子曰嘉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女瓊男貞茲世之所常有而坼鼏之事尤為昭彰詩人美后稷之生不坼不鼏則古固有坼鼏者矣黃白六

年魏守孔羨表言黎陽縣屈雒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草生男從右脇下水暖上生其母自若無它異痛令子母安全又廣五行記李勢末年馬氏妊從脇生子母無恙李宣妻樊生兒從額蒼中出及長將兵宋武時武盧揚歡妻妊女從股中生至亦猶在唐志大順元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孕漸下至股入足拇指痛折生珠漸大如杵何誤周致疑於陸終乎老聃誕左釋迦誕右夏后開肯此乎之不疑者公羊高風俗通西京雜記謂雙生者以後產為兄以其先胎而誤子法訓辨之謂野人之鄙語君子不測喑安知其

胎之先後或曰禹逆生故刑背稷順生故不坼臑逆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王詩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惡奪邑而已充云妄也蟬生腹育開背而出天生聖子豈同腹育兎吮窒而孕從口出簡狄吞乙則宜從口不開背梁贏之字過期過期不生卜曰是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字之曰過期若后稷之名豈豈吾欺哉

天地合祭

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人君之事天地正人子之事父孝故知事父此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人皆曰吾知信孔孟然知信孔孟而理不達猶無學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夫子之言也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學惟其理而已是故達之者矣而孰之者又失老生常談吾知詩書之信而已其不在詩書者一切不取也詩云郊祀天地則天地必合祭它有顯證非所知也曰不然是可矣而未達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爾般之祀四岳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奉之妄武

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爲得耶夫聖人之爲祭必求其類以爲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泰壇南郊之壇瘞泰折北方之坎壇於員丘南坎於方澤北是故員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員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又天員丘毋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員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遂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駢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

壇員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員鍾爲宮冬至於地上員丘奏之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順矣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猶示之掌中庸所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抑嘗原禮之所失矣自秦而來雍鄜密上下四時以祀四帝祠天不於員丘祠地不於方丘以爲天好陰地貴陽乃兆天於高山之下兆地於澤中之員丘漢又增之北時以祀五帝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壇有八觚廣有六采樂於玉女車以鸞路駢駟龍馬一非舊典此臣衡劉向之徒邪正同異之說所爲起也元始之間始稍從正春秋天地同牢南郊而冬至則分祭於南北壽以廢改至光武乃兆南郊於洛陽自是不復此庶成王肅之徒所以有

郊丘異用之辨及賈曾定爲合祭之說而識者益紛識者初意禮制郊祀之臣記無一定天合仲尚高軍紛錯元甚而君無可否玄宗使合祭而郊而尊敬之心曾不加於後靡乃者蘇載劉安世之徒又復辨論亦已備矣若載之說既以合祭爲是而安世則以合爲未當雖卒從合而世之識者猶未以爲得古誼安世則亦豈無明古誼者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望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爲二禮必異其方各從其時更欲事事則以間歲爲禮而更合之於明堂可矣員丘方澤不可合也

漢初因秦雍時增之爲五有司致祠人主未嘗
親事文帝始議親郊然在位二十三年不過一
祠雍時救天下武帝雖定三年之制然亦未有
常禮即位八年而始郊越十一年再郊厥後或
連年或二年或五六年八九年多因行幸非專
爲子孫享元鼎四年始立后土汾陰五年始祠
泰時甘泉而雍郊亦不復事成帝即位匡衡張
譚奏言承天之序莫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
義降地北郊即陰之象天之於天子因其所即
而合享焉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

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殊甘泉泰時汾
陰后土宜徙長安以合於古天子當從明年始
南郊又明年衛坐事免衆言不當變動詔復甘
泉汾陰祀成帝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說自
是更復不一而南北合配之禮平帝世復行之
孔光等言宜如衛議奏頗改之以西春上辛若
丁合祀南郊高帝高后配冬至有司祠南郊高
帝配夏至有司祭北郊高后配　師丹建方進
等五十人議燔柴泰壇祭天也瘞埋泰折祭地
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祭地方澤就陰位也

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必於國郊長安聖王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正陽太陽之處從俗復古如禮便其說得之

燔瘞無玉

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爲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爲燔瘞皆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爲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玉之瘞者爲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一矣燔瘞之玉何其多邪以皆燔邪則玉不受火以皆瘞耶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禮顧且未見獲一玉者按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惟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于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爲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幣爲論燎玉之差降而鄭注大宗伯職亦遂以爲戎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而言燔瘞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爲見經者猶不近情韓詩鄭注端未足

據詳攷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而非論燎至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宜王承厥之後遇災知懼祈禱祠祀靡所不至而遂享於主王聲聿聖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爲禮神之玉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爲燔且瘞哉禮運云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二帛二生一死則受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後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昌至膠膠曲臺儀禮之間哉

天地各兩牲 不用牝

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掃地而祭祭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駈瘞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駈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祭天陰祀爲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爲貴者此特謂

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曰祭祀召誥言郊皆有所不及彼熊氏等乃以爲郊惟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祀之祭則有全烝若分牲體豈得謂全烝哉方唐顯慶中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蒼牲燔於泰壇加以駢犢四實之以迴四主有邸則與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改之經乃不合益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主又有祀神之主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　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牲無用牝則非孟春非山澤牲用牝矣郊特牲云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天地宗廟社稷牲惟牡也故用玄牡此天地之牲也從以駢牡則宗廟之牲而奉時享牡者社稷之牲也孕者牝牡之爲通非特爲任子也奉騰之時牲雖牡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於天子弗用于帝蓋取所謂貢誠者非用牝

羅氏路史餘論卷之五

盧陵羅泌

上帝

上帝之號曷爲而不正耶亦嘗求諸經乎有所謂天有所謂帝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秦掌次大旅上帝張氏奎疏望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羅氏路史餘論卷之五

盧陵羅泌

上帝

上帝之號曷爲而不正耶亦嘗求諸經乎有所謂天有所謂帝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秦掌次大旅上帝張氏奎疏望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帝即天天即帝奚不同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因其氣之顯敞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佐而迭王者則爲之五帝此皆分統別號而言之者至于合昊天若五帝群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是三皇之數制已不知也若昔虞帝肆類上帝而昊天師亦類上帝肆師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非一帝矣然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冕爲昊天上帝爲大之見乎用者審也夫以司服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疑不降矣然以掌次祀旅所設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於上帝爲有降者有所降顧得合乎昊帝而同稱乎祀帝圜丘牲玉以蒼兆五帝於四郊牲玉以珪璋琥璜牲幣色從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至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統昊帝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帝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天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禋祀同服大裘而皆用圭邸則知有所分而又有所合

矣類而稱之上帝孰不可哉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惟稷配天則有思文之頌惟文王明堂則有我將之頌郊一明堂六尊祖而親考也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而以配考者五帝也夫以大旅昊帝在禹則上帝合而稱之爲可訊矣明堂五室以配五帝其說古矣易孝經周禮之義何有殊耶至鄭康成傳以緯文乃以昊天上帝爲冬至圜丘所祀之天皇大帝而且以爲雖親實既復以爲紫微宮中大帝又以爲中宮大極天帝太一其惑繆蓋

如此是以滸鄗而來祀號莫適漢既曰上帝又曰太一曰天皇大帝魏曰皇者天梁曰天皇大帝隋唐又曰昊天上帝紛紜舉爾顧不可懼乎夫天皇大帝星中之一而紫微太帝乃北極之號曜魄寶者北辰之神而太一則中宮天極勾陳口中之一明者也其於天帝上帝昊天上帝亦已別矣何得遽同稱哉嗟夫古人勤勤於禮意者常多而拘拘於禮文者常少祖之配天考之配上帝豈苟然邪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唐書新志天皇大帝爲曜魄寶可矣

乃復以為昊帝可乎今之郊祀昊天上帝既正上位而天皇大帝則位下方斯合則矣而或且疑之亦不知變矣

古祀三一而武帝首祠太一故李尋傳注以太一為天皇大帝所謂通位廟紀者夫冬至於地上圜丘祀之者上帝也其樂圜鍾為宮六變其下奏黃牡騂各放其器之色正月上辛於泰壇祀之亦上帝也奏以黃鍾大呂舞雲門牲用騂犢五用四主有邸泰壇之郊所以祈農圜丘之郊所以報本丘成於自然

壇出於人為二祀而實一神也五帝之祀雖兆四郊而樂舞如祈穀則上帝之及五帝亦明矣康成以昊天上帝為曜魄寶而五帝為太微坐星靈威仰之屬既以圜丘所祀為曜魄寶而復以泰壇所祀為感生帝謂王者感其神靈而生乃太微之一帝而兆于四郊則為南宮五佐是以自漢而來皆祭五帝王肅乃謂天一而已何得有此五帝者太昊之屬也實馬之徒亦以為五人帝是言社稷取勾龍后稷配食之人而遺其五土原隰之屬也

六宗論

招虞以旌虞人不至召嬪亡符楚嬪守死非類之祀豈聰明正直者之所欲哉虞帝之初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蓋由尊而之卑先後之禮固有序矣六宗之神亞于上帝而世縣眇莫有能明之者諸儒之說既再歷代之祀亦異泌不知其果是以致夫神歆乎不也雖衆論試爲甘設言之夫自漢而來諸儒之說無慮數十家而其說有十四以爲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安國也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康成也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

馬融也以爲天地四方者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爲乾坤六子者劉歆晁錯孔光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純于天者後魏之孝文則杜佑宋李翰取之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別祀高閭舉十一不同之說莫能詳究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禋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用且禋非祀地之用是祭帝之事故禋禮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圜丘五帝在焉乃祀祭天皇大帝及五帝於郊壇總爲一位其純于地者晉之虞喜劉昭以之編謂地有五色木社象之總五爲一以成六宗六爲地數是祭地地故禋無祭地之文昭既從之然疑禋非地祭遂以爲禋理之名謂天宗地宗則許叔重是矣五經異義古尚書言六宗者天地陽神之尊也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比泉地宗河海益日爲陽宗月爲陰宗比泉爲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宗能容山宗河為水宗湖為澤宗謂天宗地宗四方
祭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　謂天宗地宗四方
宗則司馬虞是矣　虞表錯諸家天宗日月星辰寒暑
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
宗四時五帝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
屬晉初遂廢之　至于命則以為不在天地四旁而在
乎六合之間劉邵則以為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
宗者孟康則以為天地間之游神張迪則以為六代
帝王張髦則又以為三昭三穆各憑私臆不可典要
嗚呼秦為不道崇非類廢典祀焚滅詩書禮制於是
乎失隆漢室隆興草創取具自文帝甘泉汾陰祠祭
天地而孝成定南北郊具列六宗惟壇五帝至于平
帝始建日月雷風山澤而屬以星辰水火溝瀆此則

本乎王莽元始中安帝立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成玄
地比太社此則本兩夏侯元始六年魏明帝則因王肅之
言而從秦司馬氏則以摯虞之請而從魏然俱不離
孔晁之說而景初之後則亦劉邵之說也二年乃若張
逸虞喜一無所據而孟秉李郃又皆繆本玄文曾何
取哉大玄曰神游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二子蓋因此　夫從六氣之說
乎則氣從天地為乎而祀之從六子之說乎則封乃
象物為乎而祀之將從虞之說則宗止乎三從許之
言則宗不過二貫達之說本許則鄭駁之矣馬融之
說本伏則杜非之矣俱不得其當也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

董多取以為祭人鬼然猶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於在廬衡之前而後於肆類 惟康成安國比諸家言最能近而代昊之行者雖然宗之為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雨好風是乃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爾豈得有實主而復須燎哉此鄭之失也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月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然則佑之取魏亦有矣夫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為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蓋以昊

天上帝周用禋祀而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而冕五帝如之則禋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禋上帝既已肆類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為五帝是則非昊帝矣然亦未敢謂安國是也緊復語之宗亦祀之尊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祇而曰伯宗大宗小宗崇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為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 雲漢虹蜺雷電雪霜風雨氣侵之屬非必日月星辰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 土石金設草木毛羽鱗介之屬非必主於山川求之於傳又有河雒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 謂洞泉溪谷數岸難濤之屬非主於

山川而祭宗則萬山之宗也謂國都陵谷阿隴原隰四瀆而祭宗則萬山之宗非主於五岳九山也孔比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爲宗而總祭之如夷蠻戎狄之總名曰人爾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於地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一者自爲宗或曰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是故禮無禋地之文是不然禋者蠲精之名爾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然劉昭曰埋則及於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蜀神之尊也奚爲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疾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

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爲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于群神合以爲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不禋於六宗禋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烯泰壇瘞泰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實皆雖別有祭於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薄乎六宗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此自二類舉改宗爲禁踈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徧祭於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

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群神矣四方非山川林谷丘陵又木土於百神此漢儒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壇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群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禋類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望者遥祭所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紊為後世必有竟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臆惑一斷以義則六宗之秩正矣於乎歟何有

魯郊禘

曷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實

之郊禘抑可知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而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用之禮告　神考說者於經不得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為所主非常之禮實非常之功者以窮之而聖人之意以益繆夫實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嘗僖公三十有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難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為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用哉今也郊禘之名既同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以為可抑何眷邪周郊昊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而實之郊孟春周牛以駈而實之

牛白牝此果魯之疑其借而自為之制也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以為禘文王自至天帝用事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為祀五帝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為得正無譏書用禘為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祀以言廟不忘則無爽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何謂春秋不辭而享祀之不忘乎皇皇后帝非威仰矣享以辟義辟義非白牡矣辟禜赤眷公羊明文文十而帝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也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禜乎日月之常有交龍旂說之旂無日月周禮王建大常十有二旂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　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盖張旗以弧韜弧以韣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名旂而實常魯之為制固已無毫末顧矣周禮在魯果何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春秋所為作乎既論之而世未之明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月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為自正月至三月皆郊之時此經所以無書三月之郊宣三年之正月特書牛死乃不郊則宅歲牛不死正月郊矣正月之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

月上辛有事上帝先王季辛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改則魯固十月郊矣畢乎季辛則十一月矣故雜記曰正月日至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有事于祖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郊天而配以稷比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位以六月祀周公於　太廟今孟夏也獻子蓋將以尊其祖而以夏五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爲重也彼見魯郊不過二月則以爲啓蟄而郊見其及稷則以爲祈穀事一何鄙邪雖然定哀以來郊皆正月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僭明自後世非成王與周公斷可識也魯用王

者禮樂亦既言矣今得而卒而說

麟不說

絶筆獲麟二論見發揮矣夫哀公之十四年至秦滅周凡三百二十有四年予敢謂孔子之知秦哉予聞昔魯端門有血書云趣作法聖人没姬周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絶明月子夏往視之血書變爲赤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中有制作之狀言字爲鳥之出周室遂微秦正滅周滅諸侯及子秀書亦申乎字胡亥破先王之道也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春秋說題辭言孔子謂子夏獲麟之

月天當有血書舉端門子夏錄之者此也故演孔圖云孔論經有烏化爲書奉以告天赤爵集之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是爲赤制又云麟木之精蒼之滅也麟不榮也注謂見拽柴者覩此然後知予言之有由昔王通氏謂春秋以天道終而孔穎達云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言必及彗其亦有所承乎緯候之書吾不敢廢顧豈苟然也哉按孝經中契云丘見孝經文成而天遣立乃齋以白之天玄雲涌北極紫宮開此門召元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云孝經篇曰玄神辰齋孔丘知元命使陟衢乘紫麟下告地

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即服書覺端門隱形不見十夏往觀焉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爲赤烏翔摩青雲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不受命而制作所以覺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之去周赤帝之方起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及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一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故春秋說丘聆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制法陳序圖錄又云丘水之精治法爲赤制功西狩獲麟言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采新得麟也而何休乃謂孔子按錄知劉季

當代周是新者獲麟知爲之出謂采薪有賤人然火之意明赤帝將代周西狩獲者從東而王西東卯西金明卯金之得天下又不書下三時者不絶火王漢興之應此過鑒也然家語亦云子與子貢講道德有赤氣起貫于天子曰賜端門當有血書西飛爲烏則非特緯書也脩林拾遺記云夫子生時麟吐玉書故以爲聖人之應也

麟難

麟果何物邪孔子曰麟以爲畜故獸不狴剖胎殺天則麟不至如此而已越自西狩筆絶而世之學士弗

復知麟之爲物於是群起而要爲之說曰瑞獸也曰仁獸也曰土畜也　或曰木之精（時合神農）曰北方元枵之獸（鼠也子）曰西方之毛蟲（陳氏）曰中央軒轅大角之信（蔡邕）君是其不一也底言其狀則曰麋身牛尾曰狼頂馬蹄曰黃色圓蹄曰狼額赤目而五蹄高丈二尺身備五色腹下如黃角端帶肉含仁懷義居不群行不侶音中宮羽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莽不犯陷穽不罹罔罟飲清池而遊樂土牡鳴遊聖牝鳴歸和春鳴扶幼夏鳴養綏秋鳴藏嘉冬鳴思邊食嘉禾飲玉英彬彬乎有文濛申申乎有樂章京房曰洪鵠冠

廣雅與孫氏瑞應之書其說固多不離乎此矣歸和一作歸昌扶幼一作使方養綏一作養考老語其壽則或一千廣雅作搜或三千或云水土精精公羊傳或云陽氣所孕又云純陰之精孫氏瑞圖或云歲星之散乾鑿度云機星得則生連年樞何其紛紛邪按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麒雌一角明海內之共一也不劉台剖邪則在郊矣自漢而來為祥說者咸謂麟生于火而游於土王者視明禮修好生惡殺動有儀容貴仁而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年感儀云君貴仁而正政太平則在郊而春秋致異鄉以為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

乃至多於大蒐不知果何物邪公羊氏云麟非中國之獸也而瑞中國中國有王則至今并州有野麟其大如麚則又非瑞物矣予聞唐文皇時龍支來貢天馬惜地無毛鱗生于肉目若黃金項若雞延股裏旋毛光成日月在處大鮮雲周覆之予以是真麟也餘子之言其亦出於想像而不足徵者載質之傳牡麒牝麟而書中侯則云麒似大麋一角麟似馬而無角赤目斯迺得之釋獸亦謂麟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麒此雌雄之辨也終軍所獲一角五蹄蓋若鹿者果又何物邪詩義疏中卿徵祥書又謂麚身牛尾狼頭一角馬足而黃劉向謂其麚身牛尾圜頭一角含仁懷義擇土而踐則又繆矣　嘉祐二年六月交趾貢二獸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含生芻尽果必先以杖擊之然後食時以為麟田況言其與書史所載不同恐為夷人所詐而杜植亦奏其不似麚而有甲此必非麟番商有辨之者特山舉也宋太始末武威進獸一角羊頭龍翌馬足父老亦莫之識按爾雅麚麕麎皆一角然不言有鱗甲惟麕志言符枝謂其狀如麟皮有鱗甲此迨近之而形乃如牛遂宣詔答為異獸斯為體矣方吕光入姑臧有麟正見百獸

從之光遂僭即三河然則斯麟也其果祥邪果不祥
邪

孔叢子云叔孫車子鈕商樵野獲麟以爲不
祥弃之五父之衢有告者曰有麕而肉角子
曰何在吾將觀焉謂其御高柴曰若言麟也
往視之曰宗周將滅孰爲來哉乃作歌云云
劉向曰始皆以爲應孔子賈逵伏虔顧容皆
乃云春秋文成三年致麟不知春秋因麟而
作文成二年而孔子卒按孝經右契孔子夜
晝沸之邪有赤烟起顏回子夏觀之驅車

到楚西北范氏之廟匈見垂麟復其前折左
足取新縠之子曰汝爲誰曰吾姓赤松字喬
特名受紀子曰有見乎曰見一禽如麐者牛
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貢新聲視
子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子貢讀之
事亦見搜神記蓋妄矣且諸傳記麟有蒼白
黃紫班蚌之異不可不知也自獲於孝武蒼
獲於石虎蚌麟紫麟出於劉寶而記仲尼之
生紫麟格門者乃若王班之爲班乎之乘
黃斯又方外之說曰

鄒虞續

古琴操云鄒虞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也鄒者天子之囿虞者掌囿之官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鄒韓詩云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故九成宮頌云司馬秦梁駟之典虞之時益爲朕虞故詩韓奕說鄒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周南補亡召風鄒虞皆以吁嗟傳之秩天子傳七辛之士高奔戎論獸以獻王命者之東虞則今之虎牢矣自晉大傳言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白虎以獻紂紂倍其身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而孫炎以爲白虎西方之義獸白質黑文一尸鄒虞劉義方詩疏作騶吳異義陸機遂謂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人若有至信之德則應至孟取應信厚之說爾然山海經言林氏所出騶虞其說如枝相如所謂囿騶虞者今西河有騶虞縣則或自一物也歐陽公論蜀多端其說甚美然亦未可槩語

商周之際

武稽書傳必不得於予衷則疑疑則求求而未嘗不得堯之於舜必有美祚武之於紂必有殯怨始嘗語

矣然不敢拔鄙臆及得後魏書張淵傳若四明山記乃得虞帝之事而商周之交猶昧也于是撰國事見希昌之言謂文王拘羑里武王囚玉門卒斷紂頭趙與韓非武身受詈湯身易名之說以知文武王嘗辱於紂九十而未得其始末也暨稽吕氏首時乃云季歷困死文王若之有不忘羑里之醜者時未可也至武王而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則知周之辱累世矣故非之喻者以匄踐之官於吾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而殺大差嫌蘇文王見囚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奔紂於牧野故

曰守柔曰強二十一又云慈乎之役地不滿百武王之王也不滿百舉人之不滿以其不病則是武王也而陽經且六合子羲子牖里真自悔也至此而後南單之事見矣嗟乎商周之載一何惑邪釋諒閻而即戎載木主而示述伐君之利歸于已而伐君之名施千父此昔人所以謂二子恥食其薇者也即按難二之言昔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兵之文王懼請入洛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贖炮烙之刑仲尼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鄭長者言體道者無爲也無見也此最冝文王矣仲尼以文王爲

智未及此也義則然矣文王胡得千里之地哉載觀呂氏順民之說則知文王之處岐而事紂者蓋侮雅遞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嚴于是紂壹命賜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辭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也得民心賢千里也文王北面而朝事之武南面而三斬之敏而求諸何求而不得故凡事必有巖審其源循其委則千歲之至皆可知矣何至畫百里之外意他山之草木哉

春秋用周正

烝冬祭也故周禮大司馬烝以仲冬而魯烝以正月是時王之正也春秋所紀抑不知魯史之舊歟夫子之筆之歟商正建丑而伊尹奉嗣王歸亳若見厥祖若即位若朝廟若復辟在歲首者商書皆以十二月紀是建不同而書不改夏之月也按在周書作周月以紀王政而曰惟一月既南至則周正惟子惟一月也若以夏正紀則當云元年冬十有一月矣今不然而謂之王正月是以周王之正紀而夫子因之矣雖然以周正紀而猶冠以春者時王之四時也定之方中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城楚丘乃見於次年之正月紀其成也（去年閒在戌則定中在十月不在十一月故說者謂衛以十月城魯以十

一月會之亦安或曰春秋用夏正故四月鄭祭足取溫麥秋又取周之禾則春秋果用夏矣是不然經紀以周而傳則亂以夏也穀鄧之來朝經書在夏而傳謂之春經以周而傳固以爲夏此預所以又謂春來而夏行禮僖之五年正月朔日南至傳顧以周正說傳亦何常之有預特因其繆爾使春秋以夏正則二月無冰十月大雪皆不得爲異者何事乎書且在周禮有正歲有正月正歲爲貫而正月則爲子經書周時然子丑不得四年之正者固自若周以子正而周之書授民修祭猶切用夏時不易也　郊以孟春建寅月也

禘以季夏建未月也而康成謂孟春子之月季夏巳之月而左氏則謂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說者謂魯無冬至之郊蓋欲見魯非僭宜之八年六月有事大廟固云巳月而明堂位以季夏六月禘周公有非建巳之月矣正在人時在天先王有改正之文而無改時之實是故周官凡言正歲與田狩郊祀春夏秋冬皆本夏時四月維夏夏之初夏也六月徂暑夏之末夏也春秋之書舉二中以見四時則王正月當爲夏之正矣而且不然豈天之冬而周謂之春天之夏而周謂之秋乎此穀梁所以謂正月黍爲冬祭之時正

月狩非春田之禮四月郊爲夏之始九月郊爲秋之終則亦以春秋爲夏正與二傳之說異益不知周之四時固不是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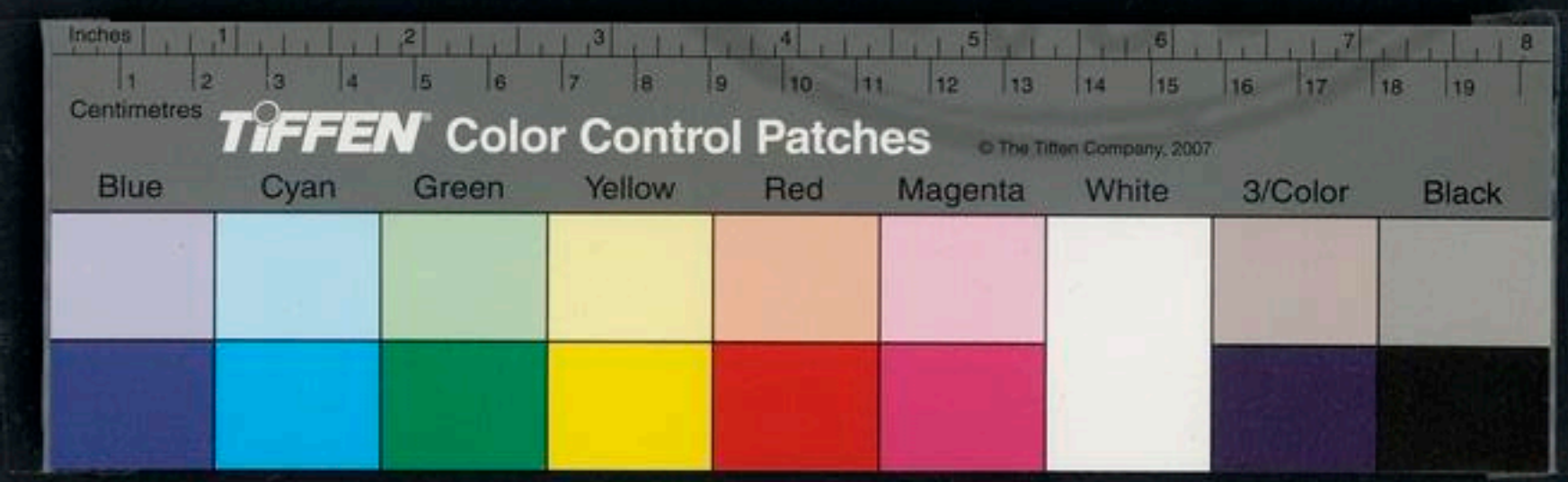
竊復攷之周以子正而晉獨以夏故絳老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而師曠謂是叔仲惠伯會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今起文公之十一年正月上盡是年二月癸未爲七十有四年於曠說不合長曆攷之則文之十一年正月一日爲乙丑所積甲子乃二月朔是年二月二十三邦爲七十

三年以傳言之則自此以前晉國已用夏正僖公四年十二月申生縊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不鄭經書十一年春蓋傳或據晉史而經則周曆也左氏既與經違而杜每以爲之從赴夫以赴辭必聚日月史豈得而更哉國語僖十六年文公過五鹿子犯曰十有三年歲在鶉火必獲此土以十二年則爲二十七年是歲歲在鶉尾而取五鹿乃在二十八年之正以夏正數則在二十七年之十一月始應鶉

指寧故表而出之

尾之說獻公之伐虢卜偃曰克之其九十月之交乎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以周十二月為十月也據汲冢紀年書特紀一晉趙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魯隱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歲晉滅乃復攷紀魏事故預以為魏國之史預蓋知此故於正月每云謂夏正月又云正天時以夏正而已劉知幾不之知乃以為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斯又大妄左氏所記周夏之時不一而足魯隱之元則斷以為周正月獨有合於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孛蝕陰陽爲之錯繆山川傾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爲而且與之分魯而抗衡邪今夫我進賢曳珩玉享太牢而踞廣室者其實失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奈何乘高箱道廟闕則愕然不之顧覩籩豆仆溝壍則恝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94897 v.16

於藥拍踊踏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充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目老桑門舞肘而過執而紡之曰吾由佛剎未始不肅而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禱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其污毀狼籍靡所不至嘉閟為聚訟之宮庭廡乃悍塞之閟何由興起守閒而怛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舍實為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蓑適者竊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徒多方占寄以為他日雇憲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蓑繹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廢輩累世奉事至推宅以為寺四月八日廣設圖像舉室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腋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為之

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事恒星說子襄繹蔡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珞琭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益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月以元術諭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巳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周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

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

孔丘卒杜預謂因魯史而劉炫以爲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與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爲大夫爽谷之會攝相事矣故傳曰子爲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則宜書矣四月無巳丑惟有乙丑巳丑乃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據以爲四月戊戌戊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爲四月乙丑

鮮卑烏丸

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烏丸之山曰鮮卑亦曰烏丸 隋圖經云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有鮮卑山北俗不露宿善飲相靈之際盡并北匈奴地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爲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子本延爲左賢王孫徒何涉歸漸華風進拜單于二子長曰吐谷渾次曰若洛廆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奇呂號可汗渾氏官俗頗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奇呂號可汗渾氏官俗頗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奇呂號可汗百餘年衰爲慕容氏慕容鍾都督錄尚書事奉姚興建國爲吐谷渾庶有代乙 為可汗順子諾曷鉢立封青海國王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襲可汗號生賊皓卒子非閙龍朔三年上書併其地散次若洛朔方河東境俗謂退渾凡三百五十年再絕次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In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莫痕遷徙何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顓頊之虛徙焉元康四年教農桑修政令徵儒生撫垂裔四遠歸之乃立四郡統焉子皝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別也

唐國望都堯山

唐今中山之唐縣也按輿地廣記堯爲唐侯于此漢屬中山國今中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望都里東北有中山故城一曰廣唐城張曜中山記之中人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呼爲堯姑城世紀以爲慶都山在望都南張晏皇父諡皆謂以升堯山南望都山因曰望都相去爲五十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里俗呼孤山一曰豆山而十三州志唐故城在盧奴北七十五盧奴今之唐也鄴元云城去望都城八十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爲唐城北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合然淺南無山以擬都山於是欲以唐城爲望都城而北又無城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南十五高昌城爲望都城蓋不知道理之誤也雖然唐之爲名在在有之而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即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國有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土地正名冀一白終而經曰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更曰唐安邑今隸解

故絳之翼城城西二十有唐城又并之平晉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爲唐堯所築夫平陽乃卅朱之封也徐才國都城記及元和郡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堯所築即爽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堯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那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疊古城今相有古柏人城九域記引世紀爲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柏鄉城故與趙都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家記言堯所置有堯廟謂堯登此贈洪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以爲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堯祠張朏齊地記以爲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聚丘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盧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堯祠集古錄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溝而九州記曹爲堯廟堯之所開而名若寰宇所記堯迹尤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徒狂皆以爲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緣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劉崇之所立自以爲堯後爲之此類尤多今荆湖南北江西兩浙

桂陽來明二水以來祠場不可勝紀廣記皆不能錄

克明俊德至時雍

聖人之德固無待而自明堯帝俊德所以克明者德性之明足以勝已之私而已大學說曰克明俊德自明也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側此所以爲幽也惟俊德之克明故於是可以親九族惟九族之既睦故於是可以平章乎百姓九族王之親族而百姓者百官之族姓也聖人之治必自近以及遠由親而之疎是故治國者必先家齊家者必先身此下章百姓之所以必先於親九族親九族者所以必自於明俊德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於變又有待於百姓之昭明也九族惟悳其不睦故必使之既睦百姓昭悳其不明故必使之昭明親親以睦友賢不肖使既睦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使昭明也春秋傳曰克明俊德自修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體群臣也協和萬邦懷諸侯也黎民於變時雍子庶民也天下歸之此明德之効也大抵天下之不治常由遂人之不安遠人之不安常由諸侯之不度不能修身九於何自而親不能親親百官何自而辨故必正身而後內外順必親親而後職任當方晉黎世宗賢摧落姦佞在朝悼子父子既非親賢國室之徒又皆讒佞是故

一時岳牧如泰華曾無畏忌而晉陽之甲興其爲不睦也甚矣迹其禍非豈不由於後德之不明乎此於變黎民所以必俟諸侯之協和而協和萬邦所以必俟百姓之昭明也興於親九族言以而下不言以於睦九族言既而下不言既蒙上辭也程子以百姓爲庶民孔氏以後德爲賢士未詳

九族 三族非異姓

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

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爲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爲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三年族昆弟也以三爲五則祖與嫡孫皆朞以五爲九則高曾玄爲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爲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殺也詳禮書其不曰五爲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

高爲三月則曾孫小功祖爲期則曾孫大功以請期言之則曾大功矣而爲齊衰三月不以旁服加乎尊也禮齊衰三月而章以爲曾祖是曾亦齊衰三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玄同爲三月所以報也然曾服同齊而曾玄緦卑也此之謂下殺是以五爲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三族蓋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衰言之則衰以祖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已之所逮事玄非已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睦爲不廣於是執爲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內宗有不足以賛帝堯之矣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之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是也夫亦豈知世之難睦者惟在內族曾高外屬世曠事希簡簿有甚於外人者然切疑之相公六年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若已之同族爲九族而禮傳遂謂緦以上恩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爲

不異族故禮之戴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義如淳之徒皆以爲父毋妻之族合則爲三別則爲九父之族別而四（父五屬之內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已女之子適人者子已毋之父毋之毋之毋之女昆弟與其子）毋之族別而三（毋之父毋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已女之子適人者子已）妻之族別而二（妻之父毋之女昆弟與其子）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兄弟昏姻與頍弁之父弟甥舅以爲實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者毋之族而婚姻首妻之族也是不然伐木詩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頍弁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爲不親九族非本指也爲論王族刺乎之詩而以爲棄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而以爲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它人父謂它人昆此譬猶遠棄親族而謂它人爲父毋昆弟爾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非它人也協比其隣豈其隣在族哉況在爾雅內宗曰族毋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爲黨而妻與毋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哭死相哀故謂九族斯亦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虐王之末政也堯親舜叙惟病施之不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晏之徒猶以爲父毋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表

紹之言五宗匡衡玄成所言五屬不過父祖已與子孫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不章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故貫高曰人豈不容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濫誅無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爲惛而如淳者猶以爲父母妻之族亦大矣矣漢誅黥布不及妗也玄之駁之亦可謂明也矣異姓之服不過於緦緦不廢昏而士昏禮言惟是三族之不廣恐其廢昏則亦父已子之昆弟而已大功惟不嫁娶妻喪豈妨於昏送哉

七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有功者爲太祖有德者爲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爲毀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于太祖之廟祧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爲始祖文武二主有功德於民者爲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衆遂以謂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蓋以壇墠二祧足其爲七斯亦周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

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墠爲是墓之也此蓋因於金縢周公爲三壇同墠爲禱之文而以爲祧廟皆當然爾或曰周之文武爲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之主也入廟者爲祔於出廟者爲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二祧足之爲七豈理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邪

堯水不禱

宋大水鼓用牲于社湯大旱禱桑林大水用牲是水有禳事矣水有禱禳堯胡爲而不禳大旱致禱是旱有禱塞矣旱有禱水胡爲而不禱曰水之有潦猶人之有水蠱也歲之有旱猶人之有瘴疾也瘴疾水蠱人之奇疹潦災旱爍亦天地之大疹也瘴疾水蠱非禳誦之可蠲非禳禱之可免大水大旱豈禳誦禳禱之可移哉堯舜神聖委其然也是故不易政不致禱惟命伯禹益稷治之而已是蠱之必用醫瘴之必以藥也伯禹益稷從而治之百川順流此亦天地之蠱瘴而獲夫良工之起之也然則湯之致禱豈知不足於聖人歟亦示教也身有疾有不可不爲禳親有疾有不可不盡誠亦子身疾藥之弗至抑坐視而弗軫

乎抑將走群祀而幸其功之一見乎然則湯之禱宋之鼓亦所以盡其誠而已矣故湯宋之致禱以示教也堯舜之不禱而命禹以任正也禜社伐鼓其亦果能益乎桑林者社也社為陰鼓用聲也聲為陽伐鼓于社以陽而起陰有是言也雖然桑林之舉將七年而後禱乎禱七年而後應乎七年而後禱民事不已緩乎禱七年而後應其報不亦晚乎吾固曰湯宋之禱以示教也堯任正也由智者觀之思過半矣

星次說

賈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節氣當國分及皇甫謐作帝王紀復以月律配入辰次言之而事益支矣　按邕之說參葦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以至元枵小寒大寒居之為齊之分野謐之說星紀之次於辰為申謂之赤奮若於律黃鍾斗建在子吳越分野以至析木於辰為寅謂之攝提格於律應鍾斗建在亥燕之分野此班鄭之說也鄭氏律說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而辰在星紀應鍾亥之氣十月所建而辰在析木班固歷志娵訾之初危十六度為立春中營室十四度為驚蟄元枵之初婺女八度小寒中而危初為大寒二子益源乎此夫

星紀東北而吳越實東南降婁婺女戊亥之位而豫
位實在東北齊表東海而星且北泰處西垂而次乃
南故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說武王克商歲
在鶉火伶州鳩云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則周屬鶉
火故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鶉火之次爲周之分晉
文即位歲受實沈董因所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則
晉屬實沈故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實沈之次晉
晉之分自張十七至軫十一鶉尾楚分故曰襄二十
八年歲淫元枵裡竈知楚子之死謂歲集其次以害
鳥帑周楚要之則鶉尾爲楚矣自氏五至虛九大火

宋分故魯昭十七年星見火辰梓慎知宋颿之火謂
宋大辰之虛實火房也則大火爲宋矣然春秋戰國
地每遷變三晉未分晉果何分秦攻西河魏當何屬
周既東西何都而直鶉火陳滅于楚何自而入韓分
前封後據又豈得如康成之所謂同時而當星次哉
況乃中邦幾何三千以去東蠻戎狄外更綿邈詳觀
諸書蓋亦支離而未嘗究也按甄曜書次三十度度
三千里以古九州方三千里果如所說九州才讓當
天分一度之廣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豈日星不臨哉
古之國邑不過百里何常而得專次況古萬國周千

八百又豈皆無受封之日而獨此十二國得當罗乎七國之初天下雖燕雄魏韓魏趙地動亘數郡厥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按冥陽而上黨入於輿鬼豈趙魏之地歸秦而遂屬秦之星乎秦乃周也不曰周而以東洛爲周唐都京兆二郡既入畿內而說者尚謂秦分則是國易而地不易也吳楚齊晉春秋之末廣土所至一時配入而不知疆域雜亂之不可要也夫風俗之所以異以廣谷大川之異制也州郡雖改山川不移閩浙五嶺本自兩越荆揚徐梁正爾三楚亦何得以是制哉此一行所以惟取七宿之中

分四象之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爲紀據山河以分其野然亦未之盡也苟以封日則有絶而復續者或以姬而繼子封日既異前人又非而前星且不變邪禹貢無言保章之說惟不得而執也雖然豕韋禍蔡大梁凶楚元枵見飢乎宋鄭星紀定占十吳越求嘉中歲曰熒惑聚牛女間時謂吳越當有興王未幾是歲元帝登極故史臣謂星斗是祥符堅會謀南寇石越對以歲鎮斗牛福德所在而符融亦以吳越爲不可伐蓋有不可誣者歲之所在爲福所衝爲災故師曠梓慎皆得而言天道在西比而晉不害在越

而吳不利皆以歲言之也龍宋鄭之星宋大辰之次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屬也然衛顓頊之居則水屬矣吳越同分而史墨以爲越得歲吳不應伐是又不可曉者昭公七年四月日食說者以爲魯衛之災春分之日在魯衛也十年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齊晉之分矣前哲之言蓋亦自有所見要不必牽乎此餘如未然要以九州之分爲正

書唐月令

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意政聖人以之首書民事之爲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皆以爲出於管子不韋之書

故傳子云月令取呂氏春秋至杜君卿乃以爲出於管子不韋編之以爲十二紀之首漢世戴聖始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爲周公之作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王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況乃太尉秦有則非出於周代是亦不知劉安時則之訓本之月令而亦時有增損顓得謂漢時乎當切改之特亦本之夏小正爾小正之書顓亦本之前

代炎黃顓嚳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寶以爲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頃見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以知唐室嘗改古之月令矣中見斗南於世家獲唐板五經首帙爲貶其本既禮記以爲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遍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消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祈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爲之注此即唐志御定禮記月令一卷者爰表出之以見唐世猶以民事爲重云淳熙新元四之日墨莊藏書

沈壁

昔中侯　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壁于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迴遝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世紀言堯與群臣沈壁于河乃爲握河紀今中候是也王元長云握河沈壁孫氏瑞圖云帝堯即位坐河渚

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
域玄雲篇云龍飛何境鳳翔何域帝舜祇德欽象
藏昔在唐虞特見青雲
治衆物者也至于稷興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
有光玄云緣天也
舒至水畔相與觀望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
人集發圖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
充塞見孝經援神契藩侯陪位群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應
差應謂在後至
前受神位故遲之至于日昃榮光汨河青雲浮至
青雲仰玄甲臨壇山濟止圖滯青龍靈仰之狀玄甲所以裹圖周公
視王公視聖人精明故生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
秦漢事中候摘洛戒云若昔周公旦欽惟皇天順
發作即攝七年當歌見黃炎生青龍衛甲玄

龍背書以上
野王符瑞圖故中候又云周成王東巡狩之禮沈壁
于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指放
之赤黃帝之事爾以按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
東巡省河過洛又沈揵視將加沈壁沈揵集曆命臻
皆臨諸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以授命象字象時
代出揵河
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
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河圖又言黃帝云于夢
兩龍授圖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汗流而至泛白
圖帝跪授之而河圖挺輔佐曰黃帝特齋七日七夜
天老皆從以游河洛之書至翠嬀之泉大鱷汗流而

至問五聖竟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以授帝（見鬼圖葉）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鱷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前河圖亦云黃帝游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成字故世紀言黃帝時大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三牲醜之天甚雨七日魚流而得圖書則非止握河之說也

萇莢 朱草

萇莢曆莢也世紀云堯時萇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曆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俅子云堯爲天子萇生於庭爲帝成曆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孜曆得度則生書中候摘洛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問五聖竟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以授帝（見鬼圖葉）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鱷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前河圖亦云黃帝游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成字故世紀言黃帝時大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三牲醜之天甚雨七日魚流而得圖書則非止握河之說也

萇莢 朱草

萇莢曆莢也世紀云堯時萇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曆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俅子云堯爲天子萇生於庭爲帝成曆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孜曆得度則生書中候摘洛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堂莢孳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岳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莫莢則草莢之類爾禮義宗云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年群臣奏言地祇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草生於水涯則非草矣云仙茅者誕矣抱朴子赤石又名仙茅方云明景服鍾乳不如安羅明僧遵之

五老人

鄘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玉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童童也言訖五老乃翻爲流星以入鼎事見論語比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童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汝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

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故任彥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龍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衛王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鼎蒙宇記今河東縣故汞樂東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爲流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五老仙人祠也夫古之事亦有原矣今道之嘗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昔唐國子司業爲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春陵人與之鼎與候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

惟五龍并遺鎌在焉乃立祠即日五龍祠貞元十九年也　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　政和侯封曰壽聖壽通壽密壽成壽應云

陵堂說　山

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皆葬岳山而海內北經有帝堯陶堂帝嚳堂帝舜堂之類非一夫帝王之冢曰陵亦謂之堂傳言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爲衆帝之堂故帝嚳冢曰頓丘堂堯母冢曰靈堂鄴有魏文武甄后三陵堂張賓進所言三堂險固者也即在上世亦謂之山黃帝葬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

是矣蓋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因謂之山陵衛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家稱陵或云秦曰山漢始曰陵殺有二陵豈漢始哉若臺者猶夷俗之言路

繇余氏墓

陶臣氏　烏陀氏

蘇州節度使錢元璙之猶子文炳爲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館文學舍應對尤精青烏之術開寶五年妻丘奄化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擬叢薄掘圌當必昔賢墳塚不可重營炳執不從重欲發之果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灰盡惟一敬亞石間長逾丈所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鎮傍綴青花西璧劒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靶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不聽役入因酹而下將攫其環忽一黑蜂狀如耗丸從劒下螫炳右眉間尋見閟絕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方伸號避遂亦冥然見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皂色如金徒跣捉劒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玆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吉君之且安柰何而父剛褓發吾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乃顧已非表而乃更欲奪吉玉櫃罪執甚焉雖今擊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吉宜勿念悼知玄始甦錢令希白特爲之紀以知宅墓凶吉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爲不可掩堯帝而來汔于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真諒忠恍之不泯也 南岳魏夫人言蜀之最急者惟墓風與冢訟

去凶年

四凶之去 熙朝以來明經之士間有能知而先後之際猶不能究卒不同乎爲妄舜攝之初即分十有二州既而流四凶矣命禹平水土平而後復爲九州故得共工流于幽州四凶之去在十二州分後明矣在舜典自可見說者乃以爲舜十二州在禹平水別九州之後顛倒失統程順之徒咸謂殛鯀在說明刑之中非先分州而後殛胡益之之徒至謂幽州崇山三危爲共驩三苗先封之地而今乃流放而竄之鯀治水無狀嘗竄羽山今出怨故更殛死俱爲礙理夫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蓋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藏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于帝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于帝乃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久居重位而唐伐之是說學者往往以為非經有不之信然呂刑言過絕苗民安國亦顯之為堯矣鯀與共工詳之正以誹禪見嘗而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夫有勞于民者先王一皆視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仍作九載亦勤于民事者矣就有至殛死者向使鯀不能降其功于前則禹亦未能速收勤于後桀法之言鯀障洪水禹

能修鯀之功則鯀非無功也果無功殛則何得見于夏郊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忽諸

呂梁碑

呂梁碑劉跂作字為小篆鉤畫訛沙間可認者僅六十言聊於傳無闕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秦漢間人也碑中叙紀漢帝之世云舜祖蒸蒸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為可攷質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于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嘗集錄古刻多六

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斁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繇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夫定衮斯文哉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交阯等處之龍門云

歷山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與大華對峙即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遥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嬀水汭水嬀南汭北嬀作媯媯汭舜廟後周宇文護造北地記云二泉在首山北山中皆甘山

下面入河然孔安國馬融王肅杜預皇甫謐皆以為汭媯嬀水之曲云然後魏興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嘗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何間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後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

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鄄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爲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嬀水而遷就之（齊州二堂記）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替叟不順暫即荒野頓非日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泰地池陽澤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爲是今曹濮間有舜泰龍井定陶城皆其跡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爲舜耕在是按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劭謐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爲舜城城有舜井有歷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帝南巡所至（歷山鹏井曰舜井秋南志歷山在陳留縣）

東三十里高八十丈上有虞舜二妃廟南巡所至本屬新門新安志在新門西八十五里寰宇記百步塘西百六十有檮山高五里上有登水大抵古迹傳聞多繆如今太湖縣北七里龍山亦有虞舜廟故亦以爲故歟乃言之耳然也而周處記始寧東後有舜所耕田一山多竹因謂檮山而以其區爲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浦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漁之日邪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小二雷山相距六十七里雷高百二十丈長與東北六十里有餘姚上虞江爲舜漁處故斯其間曰雷澤即舜漁處故斯東有餘姚上虞江爲舜本土且以姚嫗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嫗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嫗墟舜所金在西城今長沙縣有瀉水云舜所都而上虞之掩石號爲公斬會稽又有嫗水三撫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爲釐降之地祝阿故縣又有檮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祠下開大穴窈之舜井寰宇記羅姜水死之泗源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草號嫗亭山下之一湍澤方十五里指爲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還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日虞賓太康地記爲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屬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爲烏巾切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

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爲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爲漁父歌莫不以爲虞帝之君豈盡信邪

太尉

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爲

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桀俊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以爲周官而康成中候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東晳據中候以追難之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尉以爲堯置之而三王不置予攷春秋元命苞云堯游于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合誠圖言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皇負圖授於堯赤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太尉之號即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

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舜受入水而前去
黃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戶白玉檢黃金繩芝泥
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爲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
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綢長三十二尺中有七
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之大麓而河圖
所云與此畧同則其爲說久矣然呂氏書孟夏命太
尉贊傑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爲司馬是太尉也（周之大司馬至秦而爲太尉漢武復爲大司馬東漢復爲太尉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職進賢興功以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皆薦集俊造良之事）劉昭以爲緯侯之書貴尚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當是據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實號蓋太尉之職實舜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繆康成自注中侯至於禮學豈遽忘帝之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中侯而發之月令也

小人之過必文　劉敞

同人于宗式吝之道而男女以同姓則其生不蕃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則生不殖內有四姬而晉侯之疾不差婚姻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附遠厚別知自別於禽獸也胥季白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數雖近男女相及

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異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避同姓畏亂災也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盧蒲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予吕后之妹歸於吕平茲何可据王奉堂吕姚娶陳田王五姓于同族皆以爲宗然至宜春侯女則遂以爲姓出各別納之辭之曰宜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邪臨淮陳嬪劉頌近親養於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爲姚虞陳田同出於舜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劉畴既婚劉疇太常非之則更以爲連出連離胡同胡異後相婚不以共

未爲悔於是貽書卞壼以謂先舜之婚正姓分絶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荀崧遂以爲可吾乃不知先舜大聖反爲後世褻情敗俗亂倫無禮之魁也邪而禮傳遂有上古五世通婚與商人六世相婚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爲地乎夫小人之犯義曷嘗不假聖人以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人禮之所自出也狂者嚼膚指醉者噉土蔑顧謂醒者亦爲之乎庾蔚之云同姓之婚易置矣而小人情巧又益啟在邊地無他與婚如可恕者假使又無與婚則將遂與豕交之邪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後世士大夫譜系不著族無級食之義而下失事宗之禮氏姓莫別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譜魏氏春秋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納司空悅女以為姓同源異周室之後昌黎張仲取范陽張建女弟猶諮張卓而後婚王伯與鄭康成高密弟子而亦為子稚寶納王處道之子于時清議盖無譏誚則知禮傳之妄有自來矣而杜佑儒宗恢博冠代而乃亦有商以上婚不隔同姓之說豈習見之捻而莫覺邪江南陶穀唐氏子也後納唐女士有致議則更

以為正自殊出以知非禮之人大率一律故予常謂後世教失其本讀經史者恣為濫說徒以資其所欲為爾讀書者之為多市井之不為渠不信矣

贅婁殺人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以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盖以為受法者設也而劉敞明舜以為天子之親士吾臣之義以桃之問歟五刑必原天子之可謂慘刻孰以太子為君之親不可刑乃刑其傅豈有皐陶為士而瞽叟殺人五臣范以為非孟

之言書云舜克諧諸父若而不格姦孟子亦言瞽底
豫矣豈有殺人之事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得乎
親不可以爲子舜視天下歸己猶草芥惟不得乎親
則不可爲人豈有不禁之事舉國無執之理舜亦
無奔天下之理舜之過說瞽叟未嘗殺人皐
陶何嘗執瞽叟而逃之而逃之事乘夢得董云制之
以爲瞽叟真殺人而皐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
之失之遠之夫春秋之書殺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
子或曰兄弟公子朱命大夫者其重視大夫世子君
之世嫡而兄弟毋之昆弟其見殺不以有罪無罪皆
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周制同姓有罪不即市必致
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之也公卿士庶則有議親公
族有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爲

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宣帝之詔父子之官
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庇而存之誠愛結
於心忠厚之至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
祖妾匿其父毋皆勿坐惟父毋匿子夫匿妻夫父毋
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豈有爲天子父殺人而廷尉
得執乎曹操馬騰入參主簿議罪而自刑劉焚太子
馬蹄踐雷廷理依法而斬輒戮御席党仁洪坐賊百
萬當死五奏太宗閔其自首就戮方食徹案將法出
之召五品以上曰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失信今
朕私兒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享南

郊進疏飯將請罪三日群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猶不聽太宗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濱海哉（濱州鄒縣）晉國有訟士匄聽之士匄不明曲直要辭未合而曰天子所右之所左左之是知尊天子而未知決獄守法之道也法者天下之法而天子特司之爾其權顧不在天子而在於士師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宥惟敬商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宥惟敬中是則縱舍輕重惟法是視天子固不得而豫然惟敬中則固有其權矣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直者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

奢吻而死而孔子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孰有孝殺人而陶直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弃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之父子悅弃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不臣哉（奢見說苑士詩外傳二）

路史餘論卷第八

即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即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即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爲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爲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爲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爲用爾古之君子必即位逾年

THE PROPER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餘論卷第八

即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即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即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爲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爲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爲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爲用爾古之君子必即位逾年

THE PROPER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後改者將以重遠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爲今始也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政所以必書即位之年爲始事或曰元者非也不有元惡何獨舍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故君子必能盡人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得丘民者顧可不自謹其所始歟

原尸

於祭有尸見君子氣氳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玆事廢矣故或者遂以是古重尸爲孰謂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群小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毋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像設方之於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拘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祭五祀于廟皆帝于奧尸則設主尸內之西竈於門外之東中雷堂脩下門則於門左擩而輟褻在門外之西皆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筵前迎尸始宗廟之禮中雷乃中庭擩溜今俗所謂擩神說爲室神非也）特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祫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

無虛立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主無尸犯較爲埠善芻棘柏爲神主亦有尸焉故坊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矣（一人發三飯則七尸七廟矣發爵不酢酬謙周禮祭集諸侯之廟有木主在尸主尊故不酢酬）之南爲在尸上今之像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虞尸虞而立尸其主以桑練而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是未祔則有重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祭有尸無主蓋祫則有主而不祫無主故自卿以下

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藉聖人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稱君之喪稱主而往則大夫有主矣昔衛孔悝反祏西國次舍進竿以爲有重則宜有主大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禮亦可互譯遂以謂大夫士宜通立主豈識聖人之意）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不盡言然其制數亦有可以見焉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主衰冕而上帥道尸亦衰冕舜入唐郊冊朱爲尸晉祀夏郊重伯爲尸祭天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爲尸繹賓之尸高子靈星而是三辰山川爲有尸矣言祭祇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

延帝尸祼尸從之而公羊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爲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有尸則地可知星有知則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瀆又可知也虎通謂天無形不可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聖人之制祭致敬而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鳧鷖美神祇祖考者也而五章俱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爲宗廟二爲四方百物三爲天地四爲社稷山川五爲七祀則成周之世大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則諸侯之境內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君執圭瓚祼尸諸侯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

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俱立尸矣始死無尸尚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成也無後必厭爲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几二尸神所合也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詘也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以孫示成人也婦爲尸坐不拜手不脫屨嫌褻也附用嗣尸尚質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寘尸以畫孝也爲人子者不爲它人尸厭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卿之孫行者爲尸諸侯則求於大夫之孫行者皆以同姓之嫡招穆同也成氏云未葬之前形柩在殯以生事之故喪奠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

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爲己父之尸諸侯不以己嫡爲尸卿大夫避上嗣舉莫亦不以己嫡爲己父之尸是故子未立者小於同姓之嫡而無父者滕國之祖稷小司寇爲尸司寇士師以法殺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乾明水火而號祝隋墮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圍溉尸小祝大祭祀則逆尸送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則佐大祝贊淖以盛水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淖釁水宗祝後尸大喪則圍人供圍以衆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

出入詔其坐作既祭令徹大夫於尸再宿一戒士二宿不戒君前三日而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吉乃宿尸視濆明日而祭（脩去要經而葛尸東則冠弁大祥則吉服尸服卒者之上服其士玄端其妻亦不以賤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次七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七父爲士子爲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爲天子諸侯祭以士尸服以士父爲天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罪也）爲君尸者受伯不哭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大夫見者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入廟踶過者趨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尸之爲用重矣大夫爲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

於臣子在廟中則全於君於父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尸外尸入升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妥尸尸答拜之遂坐挼祭君獻尸尸祼之后酌璋瑤尸祭之啐之祭后朝踐既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饌王及尸有倚住引尸入室詔妥尸縮酒啐之既六獻而後朝獻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爲賓者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群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既酢諸臣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旅酬武舞尸稷君與四卿餕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飲三爵賓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尸上嗣食之卒食告飽主人酳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亦如之利成祝入尸稷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門所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尸而卒祭有祀坐之殷坐尸無事亦然周因於殷尸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餕爵而不受旅告旨行節勸尸飲食詔侑武方有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

於神事故朝踐以腥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故饋食以熟延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腊從酌尸之僕猶君之僕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圜求之於地也於幽於彼乎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婦矣是故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嘏來享蓋有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爲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於文火聿於皿爲盡而火之盡者爲燼凡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三日齋七日戒凡以求合於氣氛縹渺間而已矣白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爲之節及乎酌奠卒尸有至沽酳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陽翁叔傳言

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嬉而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亡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言又成乃以爲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貌之肖者爲尸祭之爲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敗風化而杜佑至謂古人質璞華夷同俗故有人狗死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嗟乎彼亦豈知聖人之事親一毫髮之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

者有不可以盡言矣

鸞車有虞氏之路

大駕凡御路以鸞和爲節鸞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其所以和心而養氣者步趨不廢也乘車鸞在衡兵車在軾而遣車亦曰鸞車則凡車必有鸞矣春秋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君子之行馬趨有鈴旂首有鈴豈特鸞和然皆不若鸞和之銷鳴也故前者命以鸞後者命以和特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者豈其制若三代之車歟明堂位曰鉤車夏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

后氏曰鉤車鉤車者先正也蓋曲其輿前謂之鉤命之所乘輿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鄭康成以鉤鑿釋司馬之鉤車誤矣山車乘鉤伊古之瑞此鉤其轅非鉤車也

舜帝無爲爲治有亭

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說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闢四門明四目在旋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川而覲群后協時同律修禮詢岳命揆敘績其爲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說首遂以爲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爲清虛放蕩汙漫而不可繫者乎是滂洋恣肆禮法之外絀是非遺成敗聽其維持而任其所自爲轡柄綱條一切委置不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邪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嗌言臣則吾之鄰而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爲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違汝弼豈其不事事哉汝翼肱也汝爲股也汝明目也汝聽耳也俾禹司空平水土棄后稷播百穀禹司徒敷五教陶爲士理庶獄垂爲工利

器用益爲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
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而帝
方以優游岩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敢佚其
爲治固有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
於水故首命禹及水既乂大陸既作則惟食之爲急
故次命稷冨斯可教故次命卨徒畜不足以爲政故
次皐陶而其化以大行子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
以遂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
又次之夔以興其樂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
无窮乎雖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

治故幸命龍爲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壅一得禹而地
平天成再得陶而民協于中得稷而蒸民粒得卨而
百姓親得益而庶物審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
諧夫然故虞帝得以被絃鼓琴端拱一堂之上而天
下治豈其不有爲哉不自爲爾故曰無爲而治者非
無爲也任得其人而無事於爲爲也故用歌曰賡天
之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
爲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之汝爲汝翼汝明汝聽也
豈若是葑禮節際形體而自放於繩準之外歟昔者
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夫天地以生物爲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爲亦非皆不可以無爲也有爲者商賈之事而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乃怨美雖殊其貶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爲袞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禹皐戒舜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皐陶矢謨夔徵高絶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言也政之又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已此帝之所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臣之所艱不過舉舍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邇之言有不察也而況於嘉言乎此固攸伏之所以爲艱也在廷之莫有不舉也而況於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以爲艱也堂下遠於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安況九洛乎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爲艱也忘賢自與而群且

不可虐況於無告此不虐無告之所以又艱也有能奮庸不能無廢況於不顯此不廢困窮之所以又艱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后而已所謂惟帝時克者顧不謂克艱邪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邪特亦撝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非不知德業之爲尚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必有其才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既有其德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又有其德而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矣復何艱邪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以敬其君勉其爲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於治則戒之以惟艱及其以爲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於是至矣

禹益之爲臣於是盡矣帝德廣運云云此揖辭言也孔氏以爲治之美亮不然夫舜既立則群臣之稱帝者皆前舜也如禹曰帝念哉帝光天之下皐曰帝德罔愆皆謂舜當舜之時舜謂堯爲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爲帝則何以稱舜乎張子厚云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其說爲是

賡歌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賡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爲

是容悅之言是特中和樂職仰答之分韻者竟何補
邪元首之歌此治定功成賡歌而不忘乎戒勸者也
後世有如大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
思壯士而已戒勸安在孝武西來芝房天馬之作爲
不少矣果何益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
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此言股肱之臣樂於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
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
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於循法度以責其成也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

良而後衆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墮哉者言君煩瑣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
墜落也蓋君明則小人去而英賢充英賢充故天下
治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解謾職故天下亂其
理然也雖然帝之歌先股肱而皐陶之歌則先元首
何邪蓋有爲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爲之臣每憂
不得其君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
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
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也陳平
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於斯乎

虞之時主聖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出猶不忘乎勤戒茲其所以萬世式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非是

益稷之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爲序有不倫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爲衍出者夫八音與政通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逆有其德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群后遂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而鳥獸蹌蹌再變而鳳皇來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獸率舞此近者聞而舞衆獸蹌蹌則遠者且興起至於鳳皇來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善樂之入于物者其漸然也其又宜云夔曰於予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斯變妄改聖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樂舉其作而堂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物遠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略遠亦紀載之法

然爾

南風之詩

歩隲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權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於已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昔康成以爲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熊安乃以爲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箋異記有張生至蒲關要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已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答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抚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化兮繇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爲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

舜爲法於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已有異迹無異心吾心之所存即天下之矜式而今日之所設即後世之視效也古之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上而天下後世有所不能違者豈它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者知夫天下後世之有待於我也是故致察於此心者有不得而蓋蓋天下之理契於人心者即其所以形之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苟在我者一毫不盡則推之於彼者斯厭弃而不繼矣竒容之前有不約之妙形迹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從固不若無所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曷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而孚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爲不少矣而舜爲法於天下行乎千百世之上而清風之所存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以先施之者有繇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於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皆此

理之契於人心者也人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
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歟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
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夫免入其心而舜視有
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屐
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
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吾知修人紀立
天極山龍黼黻柴立繩不轂而已矣漢滅諸呂召文
帝於代而立之帝之初詔詰也謀之群臣又使宋昌

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再是以一
即大寶宇內平泰而幾致於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
者為可以託天下若昌已賀月中建晡馳百三十有
五里從騎踵死于道烏足以有天下

西王母 王環 王琯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爲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集仙錄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復獻白玉之琯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西王母 王環 王琯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爲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集仙錄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復獻白玉之琯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貢儐豆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琯蓋皆以玉作琯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多如金樓子言舜攝時有綏耳貫胷民獻珠鰕拾遺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類多不足貴按竹書穆王七年西王母來賓時不過西戎尒大曆六年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

黃陵湘妃

岳之黃陵癸比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以爲堯女舜妃者蓋秦博士之妄對始癸比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比氏之出也一曰庸明一曰

燭光見諸汲冢瑣語所記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尒而羅含湘中記尚之徒遠斷以爲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爲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爲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之文即以爲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攷厥妄甚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當爲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

虞帝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願就有從狩之事哉今攷皇英之冢既各宅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實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固說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況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固一祠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後何疑邪況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既久禪匪後陟方之事邪賈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爲非然猶以爲天帝之女與劉義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據以爲舜女蓋自今始

女英冢

唐世記錄張尚書敬弘農翰盜有發商州堯女墓者多得大珠鏤金寶器玉盌殊事甚顯公獨怪其史傳喪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嶺不得在是且以玉盌寶珠非協葬茶炭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爲疑徵達識之義矣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於山海經以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

之冢在商則特殊崩之後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
卒葬在焉事乆協矣又奚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
知焉帝未始南巡與二妃初無從巡瀕死之事皆記
禮者之妄尒夫以帝果南巡二妃于時皆逾百歲豈
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
非必為深怪南陽張濬墓碑陰刻白楸之棺易毀之
裹銅鐵不入兵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元喜既
發甚多金器垂簾皆金釘飾之先漢文帝粉治覇
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為飾故魏晉群盜發
掘陵踰而覇陵獨得不扫至元康間三秦人尹桓解

武始發覇杜二陵潛闚之中金玉粲煉錄此觀之則
商墓之藏可理知矣況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式
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覇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
況商均乎

鄧至　夷劒　後秦

後魏書鄧至傳後舒治者晉永嘉也自稱鄧至王舒
彭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子王請以封
授子彭奮高祖乃拜奮建中將軍甘松子寮宇松州引舒
彭者舒治之後也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于後魏
故寮宇記鄧至羌敘云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于

後魏孝文封其松縣子然至嘉誠縣叙乃以彭爲治之子按後魏紀太和十七年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貢以位授舊當是奮字及鄧至傳則云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高祖拜龍驤將軍不云遣治高祖即孝文而紀傳所載曰彭曰治曰使爲名不同在元和郡縣志則云像舒治子孫舒彭内附拜將軍開國以彭爲治之子未詳何據（恭帝初其主據術因受劒者劒來葬始有其地）受劒者伯禹之初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爲羌酋秦厲公時有無戈爰劒爰劒爲秦執歸南山賜支河子孫分種有羌牛種曰馬種參狼種羌牛種越巂羌也曰馬種廣

羌也參狼種武都羌也與前後異（或以爰劒燒當景帝時研種當何等求守隴西塞徙之狄道故安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於涼州部（牛部爲之）曾孫忍舞子十七人爲十七種忍九子研號研種十三世有燒當代雄姚萇之間（晉河北大名谷）四世孫填良益貧狄先零良良卑滇侵甚爲所敗良益盛奪榆中居後強生岸滇廣即滇吾生東吳迷吾號吾後益困依發羌吾曾孫麻奴狄怨羌後振滇零大捷漢號天子遷那内附漢中元間冦西郡馬武有弋仲襄長是爲後漢云

黃熊化

昭七年傳子產云鯀殛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能鼈孔謂達云神化不可以常言若云能鼈何緣入寢若以夢化爲不可常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鯀廟者不用鼈與熊白豈化爲二物邪人自爲介竊按能亦熊屬非指能鼈而熊能亦並音弘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是也　故程曼化黃熊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爲之凡有爲也然於雜記更謂化爲玄魚其大千尺故鮌之字從玄從魚不知鯀骸禹父而鯀鮌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道岳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黿鼉爲梁遵峻嶺則神龍爲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事互說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遠殛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爲鯀之初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侯疾偶當其衰故子產因以言之後遂以爲信爾又按瑣語晉春秋箱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傳又不伴矣大氏左氏多誣劉子玄復引之以爲黃龍入門益爲昏聽

啓毋石

夏后氏生而毋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盖原禹毋獲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巳感石坼胷而生故說者以爲夏后生而毋復爲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朝廟有二石號啓毋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烟王韶實莘等皆云啓毋歷代崇祀亦以爲之啓毋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啓毋石伏云啓毋化爲石啓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啓毋之姨而偃師西三十五復有啓毋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轘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盖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跋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又洞冥志誤錄等故記以爲大禹之化厥有繇矣雖然啓毋之廟顧野王盧元明等又以爲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姓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毋立祠曰開毋祠則又疑后毋矣歷載傳說故得而爲之說

無支祁

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誠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真余之助遂導波決川真五岳別九州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盛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佐至東和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奇字纂敘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蒼龍桐柏等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鴻蒙氏彰商氏兆

氏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猨猱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鋸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趠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相胡木彫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統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頸瑣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邑之

三碑將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毋之事非也
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于福地記

四載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楯肆窮廬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楯山樏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橇山乘檋橇尸子作蕝集韻同爲祖丐切舊亦音蕝而檋乃音鞠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泥蹈毳書言山即檋而志言山即檋諸儒以檋爲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橇爲蕝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樏澤乘軏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樏與樏同力追切訓與楯楯同敕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橇非楯也字宜音撮險所乘者書志作輝特省文借字代弗察爾檋與揭同蓋即樏也當讀如濟潔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纍其作檋者殆揭之轉然禮韻直收橇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作蹻則又合橇檋爲一矣集韻作蹻而以檋同之暴暴固舉食之具余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檋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檋二物蓋皆車

類窮詳其制攏當如蘇公棘焉之法而樏則轐之制
尒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輦輦輦人輦車駕馬
爲藩藩營輓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輦爲大車駕馬
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轐軸大夫以上以
輬轐狀如長牀穿柱前後著金而關軸爲輬車庳下
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即其制也孟服謂木攏形
如箕摘行泥上徐廣以橋爲直轅車一作輦而應謂
摘或作樏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
爲轂與板矣楯軌樏撤是爲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
在四載內然在文子又言涉用鬙鬙於說者爲乃爲

及弦又異矣

九薮

周語云豐殖九薮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荊有雲夢豫
有圃田青有孟諸兗有大野雖有弦蒲瞢有貗養冀
有揚紆而并有昭餘祁然尒雅書乃有十薮魯曰大
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則圃田而吳
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
隩乃爲秦薮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
晉地而焦護陽隩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
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緣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

以海隅何得爲藪而獨屬之齊邪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冀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余雅既無周暮而益以越之鉅康則是與晉大陸爲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田爲甫田藝養爲冀養則自異余

太康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沂山北○昭餘祁在介休連延祁縣呂氏所云大照一名溫澤俗曰鄔城泊者是也○猴養在長廣徐州縣○焦護在涇陽北即涇口泚田溝洫

冀州

其高山大川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之所以異繇廣谷大川之異制也是故鴻水平九州之地失疆理伯禹定之必以高山大川爲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濟河爲兗州則專以大川爲之界荆衡爲荆州則專以高山爲之界荆河爲豫華黑爲梁則兼以高山大川爲之界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豫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雍州西距黑水東據西河荆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梁州西

距黑水東据華山之陽維揚東海而北淮徐東海而北岱南及于淮此所謂奠高山大川也蓋以其地命州而不以其州分地有如兗濟皆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北與在南哉云濟河爲兗州荆及衡陽爲荆州則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而荆山衡山之陽爲荆矣蓋荆衡者商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者皆可得而攷矣九州惟荒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别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界别山川定于以及夫治水之曲折與

夫田賦高下貢篚多寡以詔來世蓋前日而後凡者體如是也雖然言其山其水者非必止乎此而言及者亦未必至乎此揚不言南青雖之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有所不常故也

路史餘論卷之九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故杜預以雲夢數爲巴丘湖顧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比爲雲夢之數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邲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雎濟江寢于雲中即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乂者雲在前水所没至是而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故杜預以雲夢數爲巴丘湖顧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比爲雲夢之數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邲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雎濟江寢于雲中即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乂者雲在前水所没至是而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作至是始可作而又之益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既以雲夢爲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乂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虛賦云雲夢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而爲一矣沈立云雲即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者遂莫知所適從宋山川記郭璞皆以夢爲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方楚子之涉濉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在楚之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濟江者爲指漢言之益繆

沔字本用汲煬帝改其從反易之

沔流舊矣世咸謂隨煬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斯大役也夫地之下沮水必趨之理勢然也使古無沔其地既高且仰則雖神禹不能使之行於地上況乎煬沔也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爲梁州後周曰沔即漢之漕渠一名良若其渠歛利自秦氏徙平陰以開灌注後以開空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渦而通泗暨漢平帝時河沔久壞其後沔渠東浸豫百姓怨歎會

伏宮以樂浪王景薦於是詔發卒數十萬從景修渠隄自滎陽東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立一水門相洄注渠成河汴分流稍復舊迹故樂俊言汴渠東浸日月彌廣知汴流古久矣夫卒數十萬修渠隄則是起自雨蚌而汴行其中矣立水門以節度其上流則與今汴不異也事亦見顯宗紀發魏郡太祖討董卓也從爺洪至滎陽為卓所敗太祖失馬步至汴水深不得渡循水得船共濟而晉祖述之將衛策亦破石勒別軍于汴水厥後桓溫將通之以北伐而不果義熙中劉毅通之以討秦始有湍流利漕及濟舟師伐吳杜預抵書勸之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而濟亦謂將以成古今之絕倫而自汴河班師則汴之大小必不減於今也夫二帝之時都于中冀君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繇河達帝所蓋差在位重於用民故九州川瀆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今之禹貢每州之末所紀是矣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者蓋繇淮以入汴沂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此則伯禹之前有汴已見矣我

宋都大梁貢輸之來必繇四河自江淮荊湖者遵汴

河自陝西者道河三門白波沂汴陳許諸州道石塘惠民河而京東者道廣濟河蓋趨京都必以達河爲至此唐廣建都之本意也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米六百萬石豆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黃河未立八十萬石惠民河米豆六十萬石廣濟河五百餘萬石此最登之數百貨十倍景德已減

青楊二州不言達河已見於徐兗也兗言淨十濟濮達于河矣故於青止云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矣故於楊直云達于淮泗餘準此

自大業初遣皇甫儀自宛曲引穀洛達河自汴渚引河通淮大發河南男女百餘萬濬開千里幸江都築堤時柳號通濟渠所謂隋河者特煬帝舊而廣之百姓怨苦因而號之爾坤元錄云宋武北征後復

此書埋大業元年更令開道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將江淮於此泛龍舟至江都轉交廣訓揚益越等州運漕饋一作調及開元時齊澣牧汴請開汴之下流自虹之隨河至淮陰北合爲淮尋以河源勢急而塞則汴不起於隨益可知矣方楚漢之中分割界鴻溝文頴以爲自榮陽下引河水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之官渡水魏武袁紹相待之處故蘇軾疑此爲汴謂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爲汴上下百餘里間雖不可必而皆引河以達淮泗者　至道中上問汴水疏鑿之繇張洎對曰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

大梁浚儀復爲下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鑿川灌郡謂之鴻溝即出河之灌亦曰岩溝王吳所作浚儀渠東合濟至敖山北無鄉之名煬帝開汴自爲通濟渠國家惠民金水五丈清汴四渠合會所以無遺之也會要史謂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官渡有不然者今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横亘南北而官渡直黄河爾故表紹相拒沮授獻曰悠悠黄河吾其濟乎官渡匪汴亦明矣酈道元謂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予固謂伯禹之前有汴不易之論

敷淺原

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爲傅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音爲敷陽誤爲傅尒水經注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頴以爲山者異矣按通

粹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于清水其疏鑿沿亳界直抵永堅北岸約長千步中得一坎謂是古墳中若新營周廣北壁下有五色墊長九分許側有鏃五頭鏑長一尺二寸脊上開粹將命發龜筮按龜汗沫

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君山舊經依固以爲敷淺原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傳陽川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傳陽山爲二蓋以敷淺之水也十道四蕃志敷淺原博陽水俱載饒州九江新舊等陽録記類譜公過浦塘驛得上俗所呼浦淺水蒲敷音之轉南有博陽山土人呼浸陽山浸博亦音之訛則又以爲博陽矣博陽之山不得而實今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蓋望敷今等陽志博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高一百丈謂升此望敷陽也隨志云盈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在

輿記謂夫行役妻每登高而望箱土積高而爲名然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俱以婦人爲說繆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在有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爲名斯得之矣蓋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非

博陽山

三江詳證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於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復以東

遁爲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以南中北之名遂與泯漢入匯之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等爲是吳中小水不足名川于以泯漢充之故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即合爲一自無湖出縣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何嘗有三叅欽許慎謂江至彭蠡右城而分爲二二爲中江今大江一爲北江浙江也然浙出於縣至於

姑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絶故漢注又謂岷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一源而三目豈其然邪夫贛源於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謂三江特此一江禹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吳彭蠡在楚略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爲北江是誤以揚州之文解之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謂三江既入于海而震澤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其入震澤此鄭所以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流東入海然謂分爲三流則愈踈矣且雷夏既澤雍沮會同

雷澤在兗雖沮在雍兗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以爲二水會同於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攷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海江出葛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皆入于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爾學者又何可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比界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于海蓋本漢志王安石云一自蕪湖至陽羨東入海一自毘陵東北入海一自吳縣南二江在震澤之會埤淺爲漕河所限不入震澤悉入吳縣一江震澤所以不足而吳多水患此妄意也玆鄭所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溢觸地成川故川瀆難以爲憑禹之舊迹已變不可更攷斯蓋妄也震澤在吳縣南五十

顧自緣章入彭蠡泯漢自漢陽合入彭蠡則合爲一不爲二矣然禹貢猶有中江北江之名者水性不同各自爲道如涇渭之分流源雖合而水不混惟涇渭有色可見而此則不見故鄭漁仲執此以爲水入水

則合豈有派至九江猶可辨其爲江爲漢而林之奇遂謂在禹之時彭蠡而下有此中江北江而今爲一孔敏於所不見蘇薇於所可見不知之奇之敏又有甚者夫派自夏口合漢入彭蠡使其復出分爲二江亦不辨其孰爲漢孰爲派矣況說二江去古未久其一遽失而徒不之知邪不知二江既入彭蠡雖合爲一而自匯而下禹貢之文猶分江漢至于入海爲說甚明初未嘗合則亦有其說矣蓋江漢既會則自東陵而畧彭蠡之側東流復出蕪湖初不與彭澤之水混故云東匯澤匯澤之水在其東也今華容青草湖

中有大江在縣東百里屈而南與湘沅二水合春夏漲冬入零陵則大江見則依禹貢爲道也楊州言三江既入而於荆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唐許敬宗謂濟入河淮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灘揚子南零水之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俞兒張垂王勃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

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之亦本乎是然以爲江漢入澤合而更分則文非矣入囘未嘗合也

九江詳證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而導江自岷出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荆州文九江孔殷鄭氏以爲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治之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于江而

非大江孔安國言江於荆界分爲九道應劭遂以爲自尋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爲在尋陽縣南皆東合于大江而以東陵爲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匯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澤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三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洚水洛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澨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爲九道則經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

矣九江舊說一畎二白蜆三嘉靡四烏土五蚌六溫七麋八沙提九凉爲之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而會於京口婺洛洲三百餘里而張須元九江圖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菌州之名五洲即蜆而三里即畎也尋陽記則以爲一烏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畎六源七凉八提九菌源或作浮烏土一作烏白水經書疏並子義等往往皆引爲正鬼百揆以爲方俗所名於經無當桑落洲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云尋陽江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

烏七感八蚌曲折爲九江洲與江州尋陽中流分界東武林洲洲之下尾故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即爲揚州孔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據安國言爲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鑒張須元賈耽名而不同蓋出俗傳江何嘗九分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爲今洞庭宜亦有所見矣竊攷漢志東陵之間自有沈漸元辰叙酉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誌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爲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不爲縣西北

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荊之九江爲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所謂及英布爲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爲九江郡劉歆以爲湖陵九江入彭澤禹貢爲辭也太史公云予登廬山觀禹迹九江口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知尋陽爲九江尒惠遠記廬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而尋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皆率然之說尒太康地記以爲湖漢元水入彭蠡者則又入贛之九水也益遼隔矣

辨兗濟

予既證三江而兗濟截河之說古今未悟夏書兗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出溫入河自河南滎陽而流兗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絕滎陽東過梁之西至樂安入海兗出王屋入河始竄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賈耘鄭樵輩遠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爲疎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導濟漯達于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兗濟自溫入河洑地南出爲滎澤又洑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

昔又言浮文達濟不言合潔潔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潔自濟派至東武陽入河今章縣北此水一一非濟水入河也故宗蓋亦本孔與河會驅而截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榮水泊出滎口者滎陽水受河派石門謂之滎口謂濟南諸○滎澤在今滎澤縣北四十名爲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派湊泛濟遏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伏派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移疑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之於河上源過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鈐鍚也比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伏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佳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痾以今泊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充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道浣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

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之奇以爲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冢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霸水金鐵皆漏庭州霸水滴滴以手及金鐵器承之皆漏惟絲葉測否掬東山中有水源下如飴亦然服之晃毛落而仙日駝弱去屯墟二萬里道安西域記云西駝即延境內有否渠其國有婆羅門守視渥洼池馬即此水滌河否開頭泉維出以洛尾喪之乃禾入金以淬柔然之如赤烟花綠翠重沈括取掃爲墨松煙不及所謂延川石液者百炭烟多赤大黑人衣延川詩所謂二郎山下雪紛紛否烟多以洛陽塵弱水漏毛黑漢玄賴悉唐制角西海島開出如脂而黑金鐵承皆滲去掃角可貯南人以塗木上象至畔怯腐手爇即不去泥鍋以塗身即乘之如家畜門有蚊蚋怯水出山石坎中七色或冷或熱龍舍百草木手探亦腐取以驗骨石人守之蓋亦

謂之無哉

息壤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經云帝怒令祝融殺之羽山息生之土長而不窮如出入息息肉息錢息娼云者故有息石高子觀息石詩序在江陵莊嚴寺或云楚王漢元帝時臨滁地涌六里崇二丈所衣帝之世無盤庚山土起靈草如馳道狀蓋息壤也江陵之壤鎮水旱江陵圖經引荊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在昔傳有息壤牛馬騰踐或死昔高從誨鎮渚宮出經門外閒書記孫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荊其處萬勝定彼泉原之穴慮萬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室鎮之

蓋本之冥洪録裴相歐獻之事也元和初裴宙鎮荆掘之六尺得一石碑長丈六尺八寸甚工敏命洗之蒼雜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暴益過人抱爲洗之蒼雜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暴益過人抱爲魚之爰會歐獻乘若楚山驍問之對以事迹鑿石弗及今圖範爲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櫓門閣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謂從之既埋至癸之夕夜隆起獻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亦見江陵志

王子融修臧丙之事雷雨驟集爰屋而記之貽救留者焉爰曆甲申尚書郎王子融治官自春不雨過走酹祀五月壬申與郡僚及此以今地無復隆起而石至磨旦露請掘取驗雖致水珍亦足爲快因其奮勢寘土數百擔以補侯旦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治咏以警組鴻答曾博七張若水昔甲逾七十四言兒時見臧大諫丙昔以久旱爰之數百人共動乃察以巨索牽水現二百隆出門閾之梁百人共動乃察以巨索牽水現二百踏出之大雨而止來及窮其石城者因覆以屋後更如歐墨繪爲風雷佛之像陳堯佐不宜之爲以龍

神皇祐二年子融改仕蘇軾言其屢應災災息壤詩始爲記佛漕呂溱刻寘之自石記謂不可犯奮錘所及輒復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應柳子所言龍興寺地天地之間自多有此記是永州云負覽而起者尺有五寸衷之復高錘者皆死云然縣以埋水殛禹復用之彼以障汨而此以填後禍也淮南子云禹以息壤堙洪水以生上封之意有後世也

龍負舟

呂春秋云禹自塗山南省南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禹仰而笑曰受命于天竭力以濟生民生寄也死歸也柰何憂邪龍乃弭耳而逝淮南子云禹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弭耳掉尾而逝云南省方濟文人啓江而黃龍負文人啓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表往往多用而不既其有無虛實按今江陵公安江有地名龍巢者乃龍負夏后舟處地常有龍即采欽所謂龍穴水口者注云江浦右迤北對虎洲龍巢又在洲北其南有部駕口宋景平二年太祖入奉皇統至此有黑龍躍負帝舟左右失色帝謂王景晉曰此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至都即立蓋與帝之祚也江陵志云龍穴水口在石首縣十道四番志云二龍捍尾而去禹使迹之入此穴寰宇記亦云巴陵夏口浦即國志謂浦有龍魚昔禹南濟兩龍夾舟之所以知夏后實有是事

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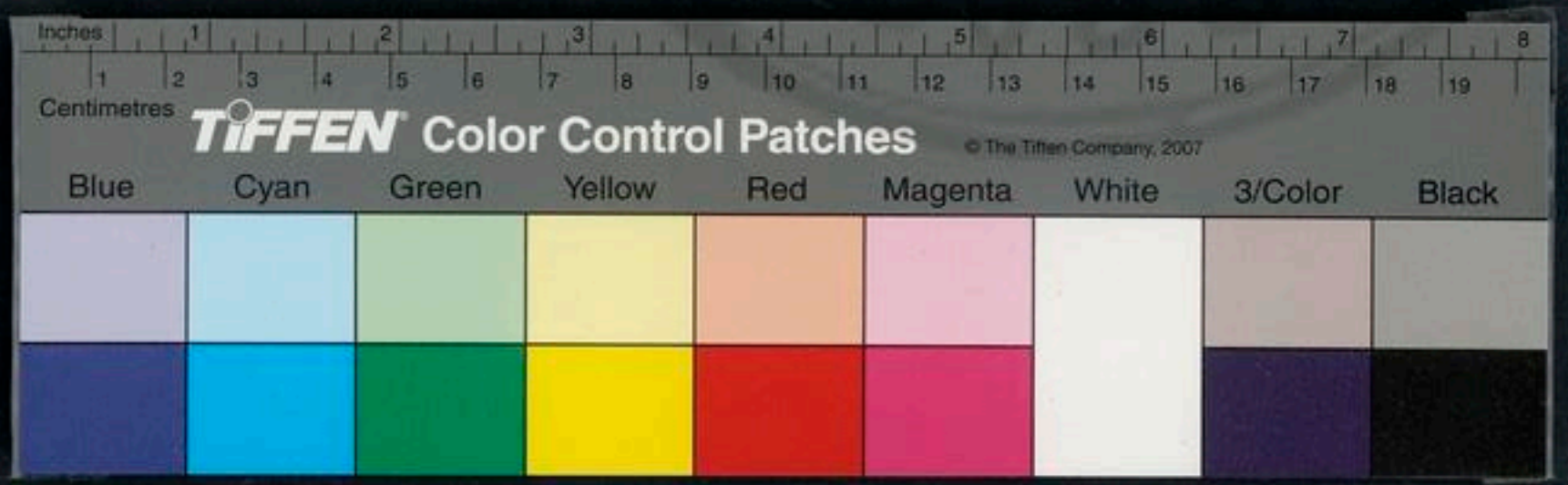
古今通占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三月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且出後前秦後趙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鬬三日乃沒夫天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

下枝次以甲乙送運中土君有失道則雨日並鬬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温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烏夏桀之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故考靈曜云黒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興亡必並有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　太祖出師見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繇此觀之亂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方唐志貞觀初突厥言有三月連明攻之乃是當時推為突厥頡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為中國之占顧得云頡利哉

天門

桀遷于亳所謂天門在潭之晉城太行之上天井關也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令謂之百嚴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國策謂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阨是矣吳起曰夏后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伐之羊腸即五行山昔武王欲桀君五行周

公曰五行險固德能愛之則內貢廻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乃太行也是蓋戲而君子以爲能持滿故表子正書云築有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固恃其險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